

MAR 12 1948

23

22

錄目

知識與生活

半月間

東北不勝今昔之感 和諾如空穴來風 蔣主席在牯嶺小憩 北韓正式成立政府 德國分裂成爲定局 中間偏左的捷克政變

木耳

馬歇爾能復興歐洲嗎 (特稿)
拉鐵摩爾論援華之道 (特稿)

費孝通

通訊與雜文

副總統逐鹿戰
煉鋼製鐵熱在太原
試談藝術與文化

半月文摘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論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
自由主義者與中國現局
立春前後

司馬天 張士恒 巴魯士 大魯報 施復亮 馮拙文 呂程 程觀海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東北不勝今昔之感

這半個月內，東北之戰已發展到最後的階段。自遼陽失守後，環繞遼陽外圍的幾個重要據點如鞍山，本溪，撫順，鐵嶺以及新民，營口等同時遭到圍攻，鞍山於十九日失陷，這一個開名國際的「鐵都」就此易手。除了無盡藏的鋼鐵之外，技術員工萬餘人都同時丟掉。這樣，瀋陽既陷重圍匪軍復結軍兵於由新民以迄錦州的遼西鐵路線上，要想打開東北的大門。

在這極危急存亡之際，忽有中央要起用東「耆老」以及東北耆老要赴京「泣師」的消息發出來。於是隱居平津十來年的張作相，萬福麟，馬占山，鄒作華諸東北名宿齊集北平，提出「保衛家鄉」的口號，旋即乘機赴京，報紙稱爲「四老入京」。

「四老」到京後，與留京的東北元老莫德惠以及倡組「反共十字軍」的于斌總主教有一番痛心的晤會，萬福麟淚縱橫，大有淚酒淋漓之概，莫氏表示：「中央在東北成績應給一綫眼，張主任雖未將東北病治好，但陳院長去把病愈延誤了，衛立煌是把病醫錯了，都不知病之根源。現在却讓東北人出來送殯。希望來京的老先生不要真的送殯，要設法打強心針。」

與這一番話可作「並觀」的，是東北民衆謁顧團王化一氏在平的談話，他說：「遼陽一部份機關首長，正在使用金蟬脫壳之計，將職務留給當地的人，自己用出善的名義逃出危險區。」

於是正如白部長對新聞記者所述兩年來東北的觀感，他的結論是：「不勝今昔之感，倘有什麼可比較的，呢？」

東北大局如此，其各地的戰場在這半月內的變化是：魯東及魯西又告吃緊，魯西單縣，城武，曹縣一帶激戰多日魯東沿海則因范兵團之北調，國軍兵力稍減，於是烟台等地頗感威脅，但守軍曾表示絕對無虞。

中原戰場，在蘭封與許昌等地，陳毅部又繼續襲擾，而鄂中監利方面，鄂軍編部已偷渡長江，至湘境石首一帶，企圖建「根據地」。蘇北方面，則高郵寶應一帶又遭圍攻。

自然，最聳觀聽的是：丁錫山部由蘇北航海至浦東登陸，竟至竄擾滬郊，所幸國軍分路兜擊，未致成災，丁本人被擊斃且鼻首示衆。上海受了一場虛驚。

和謠如空穴來風

當東北形勢緊張萬分之際，突有和謠傳播出來。先是十七日，南京得到法國新聞社的東京電，說盛傳美蘇對在華府會談，並預測各方已準備允許蘇聯在北韓及中國東北自由活動。同日，中央社也有消息，說美國對遠東防共暫不擬採取積極行動。我外交部發言人則表示不會有此類事件發生。

乃十九日，英大使司徒雷登即有所謂「致全中國人民書」發表。（我官方輿論，對司徒此舉頗表不滿，認爲這是「失態和失言」，因爲按例一個駐外的外交官只能向駐在國的政府說話，而不能直接對他的人民說話。）司徒說美國援華之目的在「增進一般平民的福利」，且使其不受極端反動自私自利分子與極端激進分子橫暴革命手段之威脅。此二集團均有嚴密組織，且兩者均認爲黨派與個人利益遠高於貧窮民衆之利益。未了希望「中國忠於自由愛國分子與全國各界，共同本建設而漸進之步驟，促成整個國家統一與和平進步」。



隨後，中央社就報道司徒主張「國共重開談判」。司徒爲此又開了一番謠，並又說，渠「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政府所採之消極態度，至感驚訝。」因爲他期望這些人能「在其政府支持之下發動一種進步的運動」。

（董顯周局長於二十五日曾對此有所申辯，他說「按諸事實，中國知識份子，大多數與政府合作」。與司徒談話的同時，中央社又傳出蘇聯已提出調停中國內戰的建議，又說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已去職，新任羅申少將即將來華繼任。於是和謠愈傳愈息儼有介事了。

在這和謠起伏之際，馮歐爾於二十日在衆院發表正式提議聲明，他列舉援華之困難：（一）長江以北交通停頓。（二）地方政府腐敗，不能與以執行救濟計劃之

信託，（三）經濟界中難有運用政治便利之分子，阻碍中國經濟穩定之努力，（四）各級軍事指揮方面缺乏積極性之領袖，（五）工業生產匱乏，造成通貨膨脹與囤積投機。

有此種種困難，馬氏遂「坦白承認」五億七千萬美元，僅能給中國以「喘息之餘地」。「將使中國政府有餘力以購買軍事供應品」。

馬氏慨嘆於「中國政府設法崩潰，則除中共外，別無其他黨派可起而控制中國」。並「堅持」，共黨可得控制者，僅爲華北與東北，並可將長江以北地區化爲淪陷第二。

因此他希望「中國政府之基礎，必須加以擴大，而不應以小集團爲限」。「尤其余以爲政府對於土地情形，農民問題應採取行動，在下層階級中展開一種感想，以爲政府對於彼等或彼等之問題並非置之不顧。」

（馬氏還有三段話，值得注意，一是他說中國與希臘局勢不同，希臘政府是與由隣邦支持之侵略勢力作戰而中國則是有「一已與政府作戰相當時期之軍隊」，且「共產黨軍隊在中國之外獲得後援一點，並無證據。」二是他說當他留華期間，曾不斷提供意見，改善國軍作戰兵力。「惟雖不斷努力提出，均被忽視。」三是他指出：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美政府對華之援助，共計二十九億零五百八十萬美元，其中十億三千六百九十萬美元是在對日勝利以後。）

馬氏這篇報告，其基調較之離華聲明尤爲低沉。字裏行間，充溢着失望之情。他明明說兩年來已經用去十億多，那麼如今的五億，也不過僅能予以「喘息的餘地」，他對於東北與華北似已失信心，他對於政府的期望仍是改組與擴大基礎。

如果將馬氏這一番話與司徒的相比，則可覺兩氏的論調是一致的。和謠之來，豈非無因乎？

蔣主席在牯嶺小憩

在軍事與外交俱緊聲中，蔣主席於八日，即舊曆除夕前一日，偕夫人飛牯嶺渡歲。在留山靜養的半個月內，上山謁見的先後有熊式輝，鄒洞國，魏道明以及郭懋，顧祝同等。由這些人的身上，可以推想及蔣主席在山上所考慮的，必與東北，台灣與華中有關。此外呢？

當和謠初現的時候，報章上有這樣一個電訊：「但牯嶺方面對此並無所聞，蔣主席並不重視此謠傳」。

旋即有宋子文抵京，吳鐵城赴粵的消息，並說政府將改組，宋復任行政院長，吳復主粵政。又說宋在京謁蔣主席後，將赴美一行，歸國後將組「自由內閣」，即是任憲法顧問員。

這些消息，似與司徒及馬歇爾的意見不謀而合。再鑒於上海市場的混亂，蛛絲馬跡，耐人尋味。

同時台灣方面，這半月內亦屢有離奇消息。孫科副主席出巡之際曾演說稱：「外國記者所作台胞現有分離運動之報導，均極荒唐無稽」。又說：「台灣人民現期望者為一個好政府而非其他」。至甫由東北返京的陳紀長，也說日內要去台灣。

中政會於二十五日曾討論美國最近外交動向，並對日前交政策有所建議。邵力子二十三日稱：「祇有經由美國與蘇聯之共同調處努力，始能在中國以談判獲致和平。」

蔣主席於二十六日下午返京了。在山上半年個月的時光，蔣主席曾考慮了整個局勢的。新局面也許即可展開的。

北韓正式成立政府

當聯合國代表團返留南韓欲進北韓而不得其門的時候，又當南韓在左罷工的威脅之下的時候，北韓突然於十六日宣佈在蘇佔區成立「民主人民共和國」，首都暫設平壤，一俟南韓歸來，即以漢城為永久首都，並定三月旬召開全韓人民議會，通過憲法，實施土地改革，這在國際間多雲的天空，確是一聲霹靂。

美方的反響是，美駐韓軍事當局聲明北韓政府之成立係違反莫斯科會議之決議，仍主張蘇聯聯合國協議，解決整個朝鮮問題，即是說，希望由蘇聯所不參加的「小形聯大」指示赴韓代表團，監督南韓選舉，成立一國民政府」然後再由聯合國或美國派遣軍駐紮南韓。而聯合國駐會即於二十六日決議，根據美國建議，訓令赴韓代表團進行朝鮮選舉工作，以圖建立政府。不過在美兩影響下的聯大仍有加拿大和澳洲反對此舉，認為是違反聯合國大會精神。

如此這般，韓戰在亞洲也恰如德國在歐洲被當作兩半了。另據非正式消息，北韓政府的成立，對美國則刺激是極大的，美國認為北韓敢於成立政府，一定已擁有強大之「人民軍」，甚至已有空軍。將來蘇軍一旦向北韓撤退，美軍也不得不由南韓開走，那時美國就深恐北韓的武裝力量要進入南韓了。

德國分裂成爲定局

美英法雖開蘇聯，三國單獨於二十三日在倫敦開會處理德國問題。這意味德國從此就確定是兩半了。西德政府於本月五日宣佈正式成立。英美兩佔領區的總督簽訂了一項「福爾克福憲章」，作爲這個政府的法律根據。英美兩方爲了誘使法國佔領區也併入這個政府的法律府，特於倫敦會議召開之前，向法國做了一個巨大的讓步，就是將薩爾區送給了法國，從四月一日起，薩爾區在經濟上就成了法國的一部分，而與德境之間的貿易，須視爲「國外貿易」了。德國就這樣活生生地分裂了。法國自然認爲滿意，於是同意了三國會議的召開。

倫敦會議揭幕後，外推測將要討論下列這些問題：(一)英美法三國佔領區合併問題，(二)德國賠償問題，(三)魯爾區煤炭及鋼鐵生產問題，(四)馬歇爾計劃中德國獲得援助問題，(五)荷比盧參加會議問題。

三國會議開幕後的第一項的決議就要邀請荷比盧二國參加會議，並進而舉行「西歐聯盟」會議。因爲這是一幕，不但蘇聯抗議，波、捷、南三國也要求德國問題保留發言權，而要求代表參加倫敦會議，雖然德國是始終「保持原有立場」，拒之於千里之外的。捷以南三國會於十七日在布拉格開會，討論德國問題，官言主張「德國問題仍應依照波茨坦和雅爾達協定解決，反對西德作爲美國之政治工具，而使德國國家主義和軍國主義成長。」

中間偏左的捷克「政變」

當歐洲分爲東西對立之後，捷克在地理上處於中間偏左，好像是地理形勢決定了他的政治形勢。他不像東歐其他國家那樣堅決，有點徘徊，所以當馬歇爾計劃提出的時候，他最初也有意參加。

而在這個月的下旬，終於掀起了「一幕「政變」，捷克從此染了一色了。

二十一日，捷克內政部長和國防部長發表聲明，說：「捷克國內發現反動黨派，受國外反動派之指使，將發動革命」。這個聲明發表之後，聯合內閣中的國民社會黨，天主教人民黨和捷克民主黨三黨黨員十二人表示

不滿，即向貝奈斯總統提出辭呈，於是正式掀起了鬧潮。貝奈斯雖屬國民社會黨，他最初拒絕接受辭呈，共產黨則要求總統接受。二十二日，首都布拉格廣場舉行了十萬名的華業大會，公推指摘三黨逆反「人民戰線」政策，受外國指使，圖謀革命，即向總統請願，要求批准三黨黨員之辭職。同時總工會號召全國罷工，要求：(一)所有工廠國有化(二)修正憲法，澈底施行社會主義。

貝奈斯於二十五日終於批准辭呈，並宣佈新閣名單，(其中五名係共產黨)貝氏在政共黨黨籍說理文特華德之函中表示，願繼續組織全國陣線之政府，並以議會方法解決危機，並承認捷克希望社會主義化。但要求以合法及和平方法完成。二十七日，貝氏親自主持新聞宣誓式，並演說強調避免國內分裂及全面混亂。

對「這面「政變」，美英法三國會發表聯合聲明指責「捷克共產黨之謀略頗似獨裁，並指捷克人之自由」，但新聞置之不理。又合衆社曾發表消息，說貝奈斯向世界表明心跡，可能辭職並出亡，又說貝氏已舉重砲。又說「反共捷克中央委員會對於國外成立，組織秘密軍隊與祖國之共產主義作戰。」

讀者 作者 編者

關於本刊有幾件事，想向讀者報告一下：(一)本刊自第二十一期起，在內容上稍有變化。即是我們根據讀者的需要，強調並擴大「通訊」和「文摘」兩項稿件。在通訊方面，我們向國內各重要都市都約請了通訊員，相信能向讀者提供一般報紙所見不到的材料。文摘方面，我們決定將每半個月內國或國際間最主要的輿論代表作彙編刊載，以期使讀者對一個重要問題得到各方面的參考材料。

(二)這刊文摘刊載了這些時來國內各重要報章對於「自由主義者」的討論文字，國內形勢發展到今日，社會對自由主義者特別重視起來，但自由主義者究係什麼，我們提供了各個角度的看法和想法，任隨讀者選擇得一答復。

(三)名教授巴魯士，特意囑咐在本刊按期刊載其「北平通訊」，凡願一觀這「新陪都」的真面目，編者勸他仔細咀嚼這幾段與橄欖味的文字。

(四)「上海三八風潮始末記」續稿未到，容下期補登。

——編者——

馬歇爾能復興歐洲麼？

費孝通



馬歇爾計劃已有了個正式的名稱，叫「ERP」，是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的縮寫，譯出來是歐洲復興方案。這方案也已經由杜魯門正式向國會提出了，通過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貸款的數目和支配方案的機構。從國會裏的辯論看去，好像歐洲復興祇是需多少錢的問題，其實歐洲能否復興却還有更重要的關鍵，這關鍵在公開的辯論中並沒有提出來。

要復興歐洲先得問歐洲經濟為什麼會出毛病的，最簡單的回答是由於戰爭。但是戰爭所影響於歐洲經濟的方面很多，要恢復的是什麼呢？依馬歇爾所提出的計劃看好像由於歐洲在戰爭中破壞太烈，所以元氣傷了，得吃一點補劑。其實，歐洲戰後生產力已經恢復得很快，比了上一次戰後的情形快得多。據一九四六年底所有的調查，比利士，法蘭西和荷蘭工業生產已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十五到九十五，英國已超過戰前水準。在恢復生產力的過程，並不太順利，那也是事實，好像法國麥收受了天時打擊，德國工業減低到了戰前三分之一，以致別國受了連累，交通工具的缺少，燃料運輸困難，再加上人力不夠，以及英國前年冬天的奇寒。但是這些究係暫時的挫折，不難克服的。

歐洲經濟的主要困難却不祇在恢復戰前生產力，而是在短期間得提高生產力，而且得超過戰前水準，不然的話，經濟復興是談不到的。為什麼恢復戰前生產力還不夠呢？那是因為戰前歐洲，尤其是包括在馬歇爾計劃中的十六個西歐國家，並不能單靠國內生產力來支持的。他們的輸出總比輸入為少，一九三八年情形是這樣：

美國	西歐	西德	
人口(百萬)	一三一,七	二〇五,九	四〇,一
輸入(佔全世界總數的百分比)	八,一	四〇,八	九,一

輸出(佔全世界總數的百分比) 一三,二 三〇,四 九,〇

這是說西歐是入超的國家。這種國家能維持入超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海外殖民地。在殖民地裏，他們投資，可以坐收利息，四分之一的輸入不必由本國輸出去換取。擁有殖民地的帝國有這優越的地位，一句話說，他們剝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來滋養，不必自己努力生產。

這次戰爭給於西歐各國物質上的損失是固然重，但是一時的，到現在可以說大體上已經恢復，但是這些帝國却互解了。印度，緬甸獨立了。英國對印度和埃及的債不必急於償還，但是想繼續他得說享受的「看不見的輸入」却不可能了。關於拖欠印度債務一點是很有趣的，在此不妨附帶一說。英國定下匯兌的限制，凡是英國的債務祇能在英國對該國的出超中清算。譬如英國欠了印度一筆賬，印度不能把這筆賬劃到美國身上去。換一句話，印度不能向美國去訂貨，用他在倫敦的存款劃給美國。這樣，印度祇能等英國輸出給印度的數量增加後方能收回債務。去年年底，印度和其他國家根據英美借款協定，在借款一年後英國不得限制外匯兌劃的規定，把欠美國的債務劃到了英國賬上，結果英國在美的存款短期內差不多乾涸了。結果引起了美元荒。——這說明了英國經濟危機不是在生產力的能否恢復，而是在沒有了殖民地的支持不能自立的問題。

在這些西歐國家的經濟中最不易自足的是糧食。在他們的帝國時代糧食和原料是不成問題的，殖民地的工業不發達（在帝國控制之下是不能發達的）他們接受了現代工業所生產的消費品，祇能輸出農產品來交換。可是一旦殖民地獨立了，這優勢就發生動搖。在戰前印度工業的發展已够作證。就是那些工業還是落後的殖民地，像印尼，安南等地方，却另有更頭痛的問題那就是普遍的解放運動。西歐國家固然還有餘力來應付殖民地的叛變，軍事上即使尚能保衛，在經濟上說這打擊可就大

在教權淫威下受苦人民的地獄開門，他是一個具有落拓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是法國大革命火山爆發炸裂時隨伴而起的燦爛的光輝。但是，攻擊與迫害也跟着而來了。代表教權的 *Sainte Beuve* 說他是：「有魔鬼附在他身上的」；代表皇室的路易十六讚了他和盧梭著作嘆道：「這兩個入亡了法國」。此即是歷史所給予自由主義者的卑劣報答，這報答是通過權力階級底手掌的，無寧說是歷史所給予自由主義者的嚴重考驗。三則自由主義者是不願意幫閒和幫兇的，諸如「待價而估」，「學也祿在其中矣」的抱負是沒有的，至於所謂謀臣策士，縱橫家之流則尤不屑為。就因如此，又所以造成悲劇的另一因素。如晉書「赫連勃勃傳」所載：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京兆草祖思既至，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吾死之後，汝豈弄筆，當置我何地？」遂誅之。又如明史刑法志載：「貴溪儒士夏啓伯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諷，被徵不至，皆誅而藉其家，袁中士大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這就是不願幫閒幫兇的自由主義者的慘痛結局，披髮行吟，窮途痛哭，在黑暗期的統治下，彼等亦自甘於如此悲劇的下場，四則因為自由主義者是相信思想可以改造，革命可以避免，同時是詛咒武力，痛恨戰爭的。因此，黷武主義者與法西斯份子則當然又會是詛咒與痛恨着自由主義者的。一位納粹少年領袖說：「當我聽到『自由』這兩個字，我便抽出我底連響手槍」！希特勒曾說：「和平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惟有一個優秀民族業已征服一切的世界中，才可以說得通；所以，我們一定先得戰爭，然後再去考慮其他」。萊索里奧尼會說：「誰有鐵，誰就有麵包」。在這種近乎劫掠與虐待的遍地血腥之下，其間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容，自由主義者便發出了沈痛的控訴：「你，專制的奸物，我憎惡你和你的故國，我以無限的歡欣眺望着你的死，和你子孫的滅亡！自由呵，請從血液中飛迷出來，刺進暴君之胸吧！」（*Nekrasov* 語。）於是，或艱苦撐持，或淡泊明志，或窮愁潦倒，或逃亡異域，或引頸就戮，在自由主義者的悲劇英雄的塑像上，是如此終古地浮腫着含淚的微笑！上舉四端，即是說明形成自由主義者的悲劇性的主要原因。近代英國批評家 *E. L. Lucas* 氏在其「悲劇論」中，釋悲劇為「關係重大的事」與「值得費勁的事」(That Matters is worth throbbing about)，亞里斯多德則認為是一種莊嚴沈痛與崇高的完整的人生動作之表現。自由主義的悲劇性，均可作如是觀。尼采嘗以悲觀主義為墮落的標記，樂觀主義為膚淺的表現；惟有追求時代意義的濃烈與擴張，以痛苦作代價，化眼淚為力量，使生命的節拍與戰鬥的旋律合而為一，亦即是所謂「悲劇性的樂觀主義」，才是強者的態度。故自由主義者的悲劇，亦即是人民的悲劇，時代的悲劇，在這種意義上的悲劇性，不是悲觀的沉哀，而是樂觀的揚舉！

其次，就積極方面言，自由主義是具有人民性的。自由主義的誕生可遠溯至歐洲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而以美國獨立與法蘭西革命為其背景，感性的政治思想與教育哲學實為其主要激動力，以天賦人權為號召，以自由平等為歸宿，給封建的宗教勢力以致命打擊，對新興第三階級(市民階級)不啻為進身之階梯。原則雖已確立，解放則未澈底，對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並未顧及，其獲取者僅偏於政治的消極方面。十九世紀以來的自由人道主義則又與資本主義配合而失其靈魂。其間不特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已演變為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即正統的自由主義者的邊沁，穆勒父子，也早已承認經濟機會均在自由主義中的重要。時日積累，反覆修正，自由主義已揚棄了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惡毒渣滓，而以傳統的人道主義與溫和的社會主義為其新生的完美內容故羅斯福總統即以其高度的政治才能與政治力量實踐了此一內容。(傅孟真先生曾為文論述羅斯福總統是一新自由主義者)。在其一九三二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發表了一篇「新契約」演說，即指出：人人皆有生存之權利，同時也應有安居樂業之權利。此後一定要限制資本家，操縱者，甚至金融家的活動，保障個人的生活與自由。大戰以後，他把這種理想由國內投向外國，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向國會宣布其未來新世界的觀念時，揭舉四大自由，後二者尤為自由主義的空前寶典，即：免於匱乏的自由，每個民族間，為他的人民獲得一個健康的太平生活，建立相互的經濟了解；免於恐懼的自由，全世界解除武裝到一定程度，每一國均無力對其鄰人施行侵略。所以，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所謂自由都是假的；和平不可分，繁榮不可分，人類永久和平是建立在世界的普遍繁榮上。這是一位新自由主義者以行動與筆水所留下的教訓，也是自由主義的人民性

時英國被控告直接或間接援助軍閥來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英人成爲最被增恨的外國人。

在一九二〇年以後，最顯著及最活躍的外國人是蘇聯，那時的國民黨充滿了蘇聯顧問，當國共分家時，由於中共太親蘇，國民黨比較得到大眾的同情。

一九三一年日本承受了這政治活動的位置，日本的結局，是我們知道的。在這些年中，美國一向沒有干涉過中國政事，因此我們也是最被敬愛的，但是我們如果患別人已患的錯誤，我們也要得到同樣的懲罰，我們在已經在被厭惡。中國有一個很廣泛的傳說，就是如無美國的支持，戰亂就不會存在。

這不僅是對美國如此，當蘇聯軍隊在東北時，中國人民的情緒很快的達到一個高峯，如果蘇軍現在進入東北，或蘇聯顧問在中國其他各部出現，他們也會同樣的被厭惡的。如果一千個蘇聯軍事顧問及一千個美國軍事顧問同時存在中國，由於美國過去的好名氣，無問題的，蘇聯會比美國更不受歡迎，但是大家知道美國現有一千個軍事顧問和許多負有其他任務的人在中國。但經過美國軍事顧問及記者的努力的觀察，探聽現在尙無法證明有十個蘇聯顧問在中國任何部份活動。

現在我們暫將蘇聯問題擱開不談，而看看現時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否合乎經濟，是否合乎實際。

有時一個同盟不是一個幫助而是一個損失。一個同盟如果獲得必須別人提着脖子才站得起來的，簡直是一個累贅。這好像把一隻手倒綁在背後，你們有GI朋友從中國回來的一定聽他們說：『我們如果和蘇聯打起來，我真希望××黨在他們那邊。』

現在中國政府在軍事方面，財政方面，政治方面均不健全。

軍事方面不健全，因爲軍隊無鬥志在一九四七年中，很顯明的，國軍在軍事方面的失利，並非是死傷太重，而是逃散的多。由於這種情形，美國的軍事援助也就成爲反政府方面的步鎗，機關鎗和大砲最重要的來源。

紐約泰晤士報記者——中國最被尊重的美國記者，——報導美國的鎗砲，子彈，汽油會幾次被國軍賣給他們的敵人，（編者按：政府發言人曾公開聲明絕無其事，顯係謠言。）

財政方面，中國政府也不健全，貪污已經普遍得無人再設法否認，高級官吏的存款，有人曾經估計，單在美國就有幾十億，在瑞士等國也有不少。

政治方面的不健全，是因爲它不肯用妥協方法（Compromise）來解決問題，凡是認識中國的，都知道「妥協」是辦通事情最主要的條件。

一年前，你們記得馬歇爾先生離華時，對國共兩方均批評得很厲害，同是他對自由份子，負了許多希望，馬氏的報告對中國政府是一個很顯明的暗示，就是：『現在你們應該誠懇的找一條折中的路線，不是那種專爲面子，而是實實在在的找一條能走得通的妥協的路子。』

而自馬歇爾回國後，一年來，中國的中間份子却多已銷聲匿跡，政府的目的將立於國共之間的份子完全肅清，然後再轉向華府說：『現在只剩下我們和共產黨了，你現在怎麼辦？』

這個辦法却起了反作用，它逼着許多有自尊心及有才幹的人們走到了共產黨那方面。

這些變化並非是因爲共軍的軍事勝利，而是由於國民黨的內部腐敗所造成的結果。這個變化有很重要的政治意義，在中國及外國，對中共最有效的控告是它不是一個普通政黨而是一個有武裝的政黨。但現在大家全武裝起來了，因此政府也慢慢失去隨意指揮人民的能力，同樣，共產黨不能隨意指揮人民。如果現在的政府被推翻，而共產黨想以專制方式控制國家，人民也會，並且有力量，反抗他們。

中國的變化是全球變化的一部份，一個最顯明的事實是當國家與國家間的戰爭越來越慘酷，一國對其人民的控制越來越失效。我們在亞洲各島地國家中，可以有得到法國及荷蘭雖然用美國新武器，但那些地方的人民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被征服了。

將以前綜合起來說，在今日「少數」已經不能再命令或指揮整個一個國家。（中略）

荷蘭和法國，用美國武器尙不能征服荷印及安南，何況一個大了好幾倍的中國。

現在唯一辦法是妥協。而唯一有效的妥協，是必須滿足中國人民意志的妥協，如果他們覺得妥協是受了外國高壓的影響，他們會不贊成的。

如何達到一個真正的妥協，是很容易觀察出來的。那就是一個政府無須再用武力來保持它的政權。

中國有這樣一個政府，我們才可以和他談判商務借款及工業發展。而這個政府我願意提出，不會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個真空，它會慢慢的增加它自己的堅固性，且可幫助增加這戰後世界的堅固性。（完）

資本主義總危機與美國經濟恐慌

章務實

(一)

本年二月四日從芝加哥市場所引起的美國物價大暴跌，促使美國全國及全世界人士的注意。因為戰後的美國，雖然生產高度地超過了戰前水準，但由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總是以過期經濟恐慌顯現出來，現代世界史已經雄辯地證實了這點，所以，在繁榮的頂峯上，美國一直被恐慌的陰影所籠罩着。這次遍及全國並且異常深入之物價證券跌風，其程度的猛烈，據稱為百年來所未有，事實上已經超過了戰前歷史上最嚴重的——一九二九年恐慌到來時的情況。於是美國人民就競相傳問，是不是「它」來了。

這時，一些美國工商界領袖及專家學者，對於這次風暴，並不以為是恐慌到來的徵兆，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動的調節，表明「美國通貨膨脹業已達到飽和點，此種跌價趨勢，對美國實為有益而非危險。」官方的人士，如參議院塔虎特說：「目前物價雖下跌，但即將上升，不致引起崩潰及失業，且若干物價之跌落乃一件佳事，將有助於抽緊私人通貨膨脹之曲線上升。」財長史奈德也說：「估計物價跌風之影響雖為時尚早，但究不認為將引起全國不景氣局勢。」甚至還有一些人簡直說：「這是美國市場已漸漸步入正常時期之表示」，不懂沒有什麼不安，反而感到樂觀的。

近來的事實，好像恰好證明了這些人的觀點。美國的物價，自二月四日暴跌起，十天中形勢最為兇猛，過此則已趨和緩，稍後則已形回漲。雖然根據三十五種商品批發價格來看，回漲還沒有達到此次暴跌最猛烈時直線下降的那個最低點，但無論如何，局勢是穩定了下來。那麼，難道這次空前跌風竟真不是美國經濟恐慌的信號嗎？

(二)

誰都知道，現在世界資本主義正處在總危機階段，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不受這總的波瀾和支配，當我們檢討美國經濟恐慌時，研究一下資本主義總危機現階段的形勢該是有重要意義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是不能跟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相混淆的。所有週期性的經濟危機，是由於資本主義列強間國力關係的變更的結果，而必然應時降臨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由此而引起世界戰爭的一種危機。資本主義總危機乃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整個歷史階段，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已開始了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最重要的根本特徵，就是由於在帝國主義時期，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飛躍性的結果，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以後，「資本主義已經不能表現為唯一的及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的體制了。」於是破毀了資本在政權上，領導權上，管理社會權上的世界獨占權。「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同時，存在着社會主義的體制。」衰老的，朽腐的資本主義和少壯的，精力充沛的社會主義間的矛盾，是現代的主要特徵。這兩種體制的鬥爭，構成了世界歷史現階段的主要內容。

現在世界政治圖形，益發尖銳化了這點。如果說第一次大戰以後從資本主義體系裏掙脫出了蘇聯，那麼，這次戰後蘇聯的日益強大和東南歐新的民主國家的出現，就加深了兩種體制間鬥爭。同時由於戰爭的結果，世界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戰敗和衰落，美國在戰時的空前增強，就愈加重了美國的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負擔，這也就是所以引起把兩種社會制度的矛盾簡化成美蘇矛盾的混亂看法的由來。

其次，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帝國主義陣營裏，也裂開了最深刻的矛盾。兩次大戰刪改了全世界的圖畫，戰爭以根本的形勢，變更了資本主義陣營中勢力的相互關係。兩次大戰中美國的特別優越的形勢（參戰較晚，國土未遭戰禍，且是軍事消耗的主要供應者）使它暴富顯強了起來，如果第一次戰後，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還祇表現在

，都正在爲張伯苓準備競選。上述
天津方面的兩個社團，都是張伯苓
競選副總統的宣傳與活動競選的機
構。

以上所介紹的兩個人，都是遠
在華北，角逐的情形，在南京尚看
不到什麼眉目，但在首都方面，這
情形便不同了。因爲，在南京的元
老中，日有競選副總統資格的實在
很多。如現任司法院院長居正，和
考試院院長戴傳賢，都够資格，但
條件却不够。一來因爲他們沒有什
麼興趣，體力太差；二來又恐競選
失敗，將會影響聲譽，至於吳稚暉
的動靜，一度傳說很熱烈，一度又
突然很沉寂。惟也有一試的雄心，
是否參加競選，尚須等一些時候。

在元老派中，現任監察院院長
于右任 本來不打算競選副總
統的。從他一度醞釀
要去美國，後來又遽然作罷的意態
，便可 出來一點動靜。但最近，
不曉得爲什麼，他對於競選副總統
的興趣，忽然又濃厚起來。于氏自
長監院以來，轉瞬已逾二十餘載。
自于氏表示要參加競選副總統的消
息傳出後，於是，環繞在于氏門下
的幕僚，與大批復旦的校友，以及
陝西旅京同鄉會方面的負責人，都
積極的活動起來，分頭奔走，四面

八方爲于氏拉票。外傳于右任曾爲
此特地向孫科打招呼，希望孫科能
讓一讓，好讓自己來競選副總統。
在于老的心中，孫科是他競選副總
統的勁敵之一。

談到

孫科 他是現在立法院院長
，自從打垮宋子文後
，威名大震。去年五月間政府改組
時他被聘爲副主席，在政治舞台上
，他自成一系統，現爲太子派的首
領。據記者最近獲得消息：他雖然
仍想蟬聯立法院，但因民選後的立
法委員，大平均非自己的所屬，約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均爲××控制
。故在民選後的立法委員會開會選
舉立法院長時，孫科能否獲勝，的
確還是一個大問題。正因爲他競選
立法院長沒有十分把握，所以，對
於副總統的競選，自然不會落在人
後，而且，他現在已是國府副主席
，當選副總統的可能性很大，假如
能够競選成功，駕輕就熟，有很多
方便處。何況，將來的立法院長又
不一定是他？在這競選前夕，如不
快馬加鞭，迎頭趕上，一旦立法院
長垮了，若不帶選副總統，那還有
什麼險面？故現在太子派的人馬，
和若干嫡系的立法委員，以及素有
團結力最強的廣東同鄉會，刻正在

各方面爲孫科活動，一方面在競選
立法院長上下功夫，一方面也爲競
選副總統上面而用盡心機。雖然極
想「一箭雙鵰」，惟民主時代的政
府，實在不允許一人怎「身兼數職
」了。

至於國民黨中的實力派，如陳
誠，張羣，陳立夫等，現均另有打
算，對於副總統的競選，均表示不
感什麼興趣。因爲，他們都醉心有
實權的機構，對於副總統這一把空
交椅，自然不會滿足他們的心願。
惟民社黨主席。

張君勱 與青年黨領袖曾琦，
儘管實力不濟，各種
條件也不成熟，將來也許也要參加
競選的。現在，民青兩黨的國民大
會代表們，自然不願放棄這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要抬出他們所
希望的人來。這次張君勱赴美講學
，表面是以私人的資格，在美國講
解中國的憲法，實際上，也想藉這
個機會，能够在美國朝野人士的心
目中，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俾將
來在競選時可以助於自己的成功。
除非蔣主席示意，或者國民黨特別
禮讓，則副總統一席，決不會落到
民青兩黨的手裏。

胡適 據最近的情報：華北方面的
，也正在準備了。儘
管他一再向新聞記者

否認，表示毫無此意。但據接近胡
適的人談稱，皆說他已經在秘密在
活動。以胡適在教育界的聲望，和
美國朝野人士對他的器重，他真的
想試一試。何況，在當今要人中，
十有六七，均係出身北大，這對於
他競選，自然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現任武漢行轅主任
程潛 已在武漢方面，公
開作各種競選副總統
的準備。程潛何系人物，係何應欽
將軍之左右手，自從程表示欲競選
副總統時，何應欽已由國外去電，
表示願意竭力支持。

現在，各方面對於副總統的位
置，正在秣馬厲兵，秘密活動，有
的故佈疑陣，說自己毫無興趣；有
的單刀直入，表示自己非競選不可
，有的不聲不響，想到一鳴驚人。
總之，各種競選的巧技，已在積極
的佈置，準備鞏固自己的陣地，目
前，雖然白刃戰尚未開始，惟確已
展開「前哨戰」了。

于右任倒想得很透澈，他有一
次曾與一個「新聞官」說：「什麼
競選不競選，一切皆是「表面文章
」，最後決定的大權，還不是操在
蔣主席的手裏。你我這班人，頂多
不過在扮演一次丑角而已！」

(二月十日)

煉鋼製鐵熱在太原

(太原通訊)



一月二十二日

一場大雪，把本年

真正的寒流送到太

原。雪下了兩天兩

夜，說半尺厚一點都不誇張。新舖

的洋灰馬路凝上凍，市民屋裏的水

缸開始結冰。「實驗」剛演過「迎

春曲」，人們對寒流愈發添了一個

深刻的印象。值得誇讚的，這「陸

上孤島」並沒有被寒流封鎖起來，

人們在動着，忙着，一個集中於亂

亂，集中於保衛山西保衛太原的一

切佈署。

英國大使館參贊安文達，十三

日由北平到太原來，看了西北公司

幾個工廠，用一口流利的「京話」

對人說：

「未到太原以前，我想象中的

太原不是我看到的這情形。不客氣

說，我想像的比較低了些，我看到

的却是生動和緊張。你們這裏上上

下下幹得挺起勁，沒有鬆一口氣，

我很佩服。」

第三天，安文達和他的隨員走

了。

「你們的困難很多」。在南極

場的寒風中，安文達晃着通紅的鼻

子說：「但是你們的精神很好，困

難是可以克服的」。

開渠鑿井正在熱烈的進行着。

本年的春耕省府已指示各縣積極準

備。太原的馬路開 要繼續興工。

「平民經濟」「兵農合一」，一切

全在新的困難面前沉默努力。「冬

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人們在

用手和腰迎接春天。一切呈現了積

極，進取和樂觀。

西北實業公司遠在去年就擬具

了一套詳密的增產計劃，今年要把

這一套計劃兌現了。這計劃無疑是

隨着整個山西愈來愈艱困的戰亂局

面提出的。就山西說，鐵礦第一要

有源源不斷的軍火供給部隊，至少

地方必須有自給彈藥的能力，以補

中央的不及。其次，在平民經濟下

，勢必要求有大量工業品換取食糧

及再生產的原料。工業是平民經濟

的保證之一。於是增產乃成爲一項

重要工作。自然，這一工作的本身

，具有發展整個山西工業的意味。

這未始不是個一石兩鳥的利舉。

這一套計劃裏最值得重視的是

鋼鐵增產的部份。西北公司規模最

大的煉鋼廠，本年計劃把產量提高

到七萬噸（預計日產二百噸）。原

有五十噸的第一熔爐不遑工作，

計劃按裝第二熔爐。預計這個爐

爐要達到日產一百五十噸的數字。

現代工業精密分工的結果，在

另一方面愈益提高了「配合與聯繫

」的意義。煉鋼製鐵尤其是一個重

要的連續作業。大量的原料進來，

大量的成品出去，化鐵，煉鋼和煉

焦，一開就應該準備十年八年的長

久大計。一次停爐至少需要兩個月

的修復。在當前的局面下困難更不

可想像。因此鋼鐵的增產同時要與

許多部門做有機緊密的配合。做爲

時代，把華北和東北在工業技術的

意義上連成一個整體，八年來能有

很大成效，實得力於此。

山西鋼鐵工業在這方面可說是

得天獨厚。第一煉鋼工廠本身原是

配合在整個有機工業中的一環。西

北煉鋼廠不同於「鞍山」，更不同

於「石景山」，它有和它手臂相助

的兄弟羣。煤，鐵，耐火材料，電

力，都統一在一個管理系統之下，

西北公司當局可以得心應手的使它

們「步調協同」。主要的，山西本

身擁有可驚的豐富的資源在地下埋

藏。共匪現在盤踞了山西三分之二

的地區，即使所剩三分之一的地區

，亦有大量豐富的資源可供利用。

與鋼鐵最有關的是煤的問題，

煉焦爐用粘結性煤，粘結性愈大愈

好；發生爐則用不粘結煤，性質各

不相同。在山西一千二百七十億噸

儲量的煤礦中，百分之六十適於煉

焦，論質以五台煤區最好，其次爲

同濟南段的臨汾煤區，（有名的富

家灘即在該區）這些地區現在全在

共匪手中。但西北煉鋼廠在太原地

區所謂東西山礦中仍找出了煉焦的

煤。這裏的煤過去大部用於鍋爐。

發熱量及固定量，水分等都較富家

張士恒

灘爲少。而炭分，揮發分則嫌不及。經過幾位工程師協力研究，以西山九尺煤中混合了百分之五至八的瀝青，並加一層搗炭機的粉碎工作，纔算克服了這個困難。發生爐用煤以過大部仰給大同，同蒲路中斷了，工程師們又不得不從太原附近的礦區打主意，於是成功了西山和東山煤塊比例配合使用的設計。

●(西山六成，東山四成)去年介休義榮，陽曲西銘，樊子溝一帶地發現了煉焦煤，義榮日產平均六十餘噸，西銘的產量亦達到預計收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在目前實在是可貴的發現。有希望的是西銘附近的大臥龍溝礦區。西北公司已計劃要大量開採。鋼廠本年增產，在用煤量上較去年增加三倍，煤礦廠方面亦已擬訂了新的增產計劃，計本年西山爲六十萬噸，樊子溝義榮各爲七萬噸，東山共爲十萬噸。

鐵礦當然是最基本的原料，山西全省總藏量達一億五千噸。就中五台，定襄，寧武，太原東山，戰前已利用機械開採，足可供本省自給而有餘。現在上述各地及潞澤鐵區除東山外皆陷入匪區，煉鋼用鐵不得不大部仰賴東山。去年一年中，東山鐵礦生產實積爲三萬四千噸。另外靈石鐵礦亦小有挹注，生產

實積爲五千三百噸。西山鐵礦蘊藏豐厚，據專家說也很有希望，本年西北公司礦業負責方面已決定設廠開採。爲提高採掘率，技術上將採用「階段採法」或「房柱式採法」。根據煉鋼本年增產的需要，東山山西靈石等礦均將增產至百分之二百至三百。這自然不是一紙空頭支票。

在現代工業的要求下，煉鋼與機械工業也常有密切的配合，西北公司的機車，修造，育才諸廠無不與煉鋼廠有息息相關的重要。此外一所新式大規模的機械廠正在計劃興建。地址已勘察在太原市附近的瓦流村，這裏可利用汾河水力發電，且距離個重工業工廠都不很遠，是一個理想適中的地址。生產上預計十年內產出十萬部機器。廠址建築後，計劃先生產一千部工作機出來。西北公司經理彭毅承氏上年九月間到芝加哥參觀機械展覽會。重要任務之一，即爲機械廠購置工作母機及普通生產機具。可能時或將在美國聘請一些專家來參與策劃工作。同時在西北公司負責人心目中，這個機械廠的建立將要做一種「工業新村」的試驗，建築計劃裏包括了職工宿舍，合作社，學校，醫院，各種娛樂場所等等，經濟及生

活上準備做到某種程度的自給自足。計劃本身是太美麗了，在現實的法國上權衡，却實在是太難了。「共匪是我們最大的威脅，一切建設和幸福在共匪未被肅清前是談不到的。可是這也正堅定我們亂的決心」。

自然，機械廠的興建是決定要做下去的。這件工程本身有它不可忽視的價值：第一，在目前經濟的意義上，這個機械廠不啻給鋼廠奠定了再生產的基礎。替鋼鐵的推銷找到顧主。第二，在工業的意義上，按「五年後完成生產生鐵五十萬噸，鋼料二十萬噸」，「十年後山西每村配備五十部之工作機械廠，全省共需二十萬部工作機器」。機械廠的建立等於做了這十年大計的「開路先鋒」。

豐富與源源不斷的電力也是噸鐵工業的要素。主要的如瓦斯發生爐透風機的工作，發生爐的迴轉，起重機的操作都不可離開電力。其次如裝炭及一切搬運工作亦在所需要。特別是電爐部份，停電之後鑄質凝結，非打碎不能取出。平津區停電成爲市民一大苦事，其實真正蒙受損失的還是工廠。西北煉鋼廠的優點是全部電力自給，現有五千瓩的透平式發電機兩部，去年發電量到一五，五四一，八四七瓩，即對附近工廠亦可供電不匱。西北公司電力總管理方面，本年對太原市擬具了一個三萬瓩的發電計劃，煉鋼廠的兩部透平機亦計劃增加至五千瓩的電力。同時有一部六千瓩的透平機正打算修理，預估修竣後，至少有三千瓩的電力。對鋼鐵增產等於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保證。

耐火材料方面也可做到充分的自給。西北煉鋼廠沒有外省工廠花大錢向別人買耐火磚的痛苦。本年西北廠計劃把耐火磚增產到六萬噸。這個數目自然包了向外輸出的部份。

最後，鋼廠煉焦副產品亦值得注意。焦油每年最大產量是三萬五千噸，汽油三百五十噸，瀝青一千五百噸，那夫他林，疏安，防腐油單亦數在不少。此外，苯，萘及蔥中亦已可提出顏料，如陰丹士林藍，茜草紅，褐色等。尤其瀝青及礦渣兩種前者是重要的製藥原料，後者可供製作洋灰並能生出大量的礦物纖維。(slag Wool) 據說本溪鐵廠和日本八幡都對之做很大的利用。八幡由礦渣中提取的洋灰尤爲馳名。假使鋼廠繼續擴大產量，上述這些副產品都有由附屬逐漸走上獨

立的地位。

試談藝術與文化

巴魯爵士

(北京通訊之四)



余之通信此為第四次。日前曾得一陌生讀者來信賜教，以為文學革命

巴三十年，有種種進步事實取證。故都二萬大學生，入學考試，作文

用語體，方能錄取。入境問俗，宜加注意。閣下文體，或得改造，方能

能接近人民，不至于落伍也。復得另一讀者來信，則一口咬定余與塔

塔木林，似二而一，且以為從文體即可瞭然。並敢與予作賭，真理在

彼一方，決少錯誤。即余前所發表「懷塔塔木林」一文，亦係故作玄

虛，經空擬一塔塔畫像，不可盡信。甚矣，覺他人之不老實也，至于

如此，其自信之堅也，又復如彼，中國人呀！個人小事，獨多糾纏不

清，若用此等專斷唯己作風，以言治國平天下，豈不糟糕？推兩位盛

意，因作通信四。

余係于世界賦戰歸于和平，而「中國焦土」稱待證實之時，重遊

北平。至故都後，于諸大賢之間游處，兼作社會各方面接觸交際，學

習認識現實。一年以來，對世事認識，似已略有進步。心中有一印象

，即某種上層組織，多有權而無器，知應變而少信用，會撈錢而不做

事，……分解地，蝸腐潰爛，自心起始。書獄子欲作補救，亦感

束手。適本刊編者，訪知余與塔塔關係，救國度世，實有同心，乃邀

約余寫北京通訊，因用塔塔文體，試為執筆。固早知文筆平板，遠非

塔塔表兄之矯適幽默可比。且平時作文，即用桐城古體，間喜使用古

密，不宜完全公開。然讀者試一週想余與塔塔來處，如何同受華語訓練，古稱薰淘，且合作同工若干次

，則亦必啞然失笑，萬一將來有一機會，二人之文同印一書時，亦將承認非復一人手筆也。

余與塔塔雖同為東方迷，同受中國文化薰淘至深，性情嗜好，實略有偏差。記得塔塔去年攜其美麗

年青之新時洋太太同遊故都時，因欽慕北京文化空氣，竟欲太太一坐

八人，拾之大花轎，並備儀仗執事一堂，以作前驅。太太亦復同意。

惟因開銷過大，未成事實。余與荆荆，則對此等古典莊嚴而變費之儀

制，殊少興趣。塔塔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國際局勢，心得較多。余則

對於中國文史，古典文物藝術，特別傾心。若干年前，余即刻一象牙

圖章，作小篆字十個，文曰「美有代宗教學說信從」，以示對此中國

具有儒家傳統精神西洋進步見解哲人之嚮往。

然當時此哲人及門弟子甚多均以愛護長者自見，方以為彼等必有

立化現在工業的間，橫五在山西工業界面前

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資金和外匯的缺乏。一

山樣，在國內當前的經濟及金融的痛處，尤

狀態下，沒有足夠的錢，談建廠尤

是極大的苦事。我們日本程度使用大部

車木。機器難辦。日本程度使用大部

可是得不到外匯。目前對政府迫切希

望三。前此開平津工商界到南京請

願去。前此開平津工商界到南京請

要太偏佔了北方。特別求中央不

輸被切斷了。幸而最近陳納德我

再調航的。空運出來補救。極有限。拿

去總可換回原來的。極有限。拿

沒有什麼辦法。極有限。拿

等於給政府方面有人說：開放開

不負責任。拿這做爲停工的理

由，無異是摧殘工業。這

爲此特別擬具一套的審查工

文送呈中央。他們對北方不難具

事上看已有中央對北方不難具

莫把工業亂的部隊等。希望千

說一支強大的工業。無礙也。單

的條件允許多種工業。無礙也。單

喜事。但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難實。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極應。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極應。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尤需要。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尤需要。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尤需要。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尤需要。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尤需要。在山西的工業。無礙也。單

表現此圖章上未敢示人。今始知此學說因偉大而轉荒謬，實少有人研究闡發。然余則欲進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補充此偉大荒謬學說。因余實深信中國問題得在內戰以外求進步，求解決。問題實多端，任何新興宗教上難化零為整而統一事。解決實在「政治」，易收提綱挈領之效，然決非當前辦黨作官人標語口頭工作之所謂政治，亦非當前偉人情緒癡固，動作激烈，殺人如刈草菅之所謂政治，實為用「美育」與「詩教」重造政治頭腦之真正進步理想政治。此事說來話長，擬暫且保留，當另作專論檢討。

今所欲言者，余雖一美育重造政治信仰者，然洋人之種族自尊自大獨見，及中國新藝術家之一藝術自專意識，均感缺乏。因此對於故宮博物院所寶重之明士寧繪畫，決不胡亂稱許。對於十八九世紀各國傳教士與公使，為逗中國皇帝開心進口善作鳥鳴之各種自鳴鐘，雖時至今日，猶能于中國偉人遊覽故宮時，使偉人老耄嚙候至十餘分鐘，余亦缺少賞玩興趣。既不甚理解中國藝術教育之徹底西化，具何進步意義；亦不甚同意用現實商業精神，發揚中國文化工作。因辦藝術教育者，如不知藝術廣泛含義，及

一民族手與心與所用工具器材結合學習過程，惟修言「革命」殊無謂也。二千年前以裝備精良士氣充足之三千武士，進軍羅馬，或可于一日間產生一大羅馬帝國。此為世人所承認之史實。至於當前時代，雖以草率態度，輔以薄弱宣傳，對千年優秀巨製宣戰，而言貓狗狗即足代替一切，欲世人承認革命成功，天下歸我，不容易也。談繪畫若不知白描象生粉筆摹習為何事，不知水勢石錄草木八樹專譜具何意義，不知種種器材性能及其使用方法，惟知用素稱寫生代替。談雕刻若不知中國雕刻有何物，在雕刻項目下除金，銅，石，玉，土，竹，木，牙，漆，之外，猶有多少部類可供參證取法，惟備少許石膏複製模型充數。談美術史若缺少對中國一般藝術，具廣泛認識，深湛理解，及高度鑑賞興趣，並於學校中參

考陳列室有充分準備，便于舉例，惟僅僅能够用一本美術史教美術史，……此種藝術教育，業已誤人子弟近三十年，不特無顯着成績，且難免有傳染「無知」傾向。新教育主持人，實不宜胡黨依樣，必需另有所計劃，始能言「美育」二字也。此事如余貢獻意見，余首先通信第三所引流蘇格拉底談北平所

需，文中藝教見解，完全表示同意。即主持藝術教育者，宜為一有哲思並具詩人氣質之大師，從所假定之藝術學校新校訓觀點，進行一切工作。始能克當其任。因彼必透澈明白其工作之莊嚴性，建設性，不僅僅教人塗抹色彩于畫布上或紙張上，處分木石金玉，多一平無奇之畫家或雕刻家，實在由美育培養下一代領袖，下一代標準公民。且必用哲學或歷史，以及美術史各部門成就，先來教育為人師者之「氣度」，「眼光」，更重要事還是那個「靈魂」，正如得重新洗刷，琢磨，除去由于藝教錯誤得來之腐敗積習，和本質上之駝陰與霉斑，使其瑩潔透明，如美玉純金。

（美術教育之是否有望，即全在此種人之師重造設計是否有望。）此種人材既集中，復能于設備一足，環境適宜之背景中，訓練學生之手與心，始足言美育，言藝教。否則將不免只是一片白話了。無藝教，尚可于祖傳工藝中，保留若干優技巧與摹仿品，有藝教，則此部門墮落破壞，尤不堪設想！記得去年參觀一藝展，對陶茲凡部門成就，真使人痛苦欲哭。此種醜惡物品尚能展覽耶？主事者之懣懣誠可憂懼也。

又有此闕「發揚文化工作」，似與「發賣」工作不同，宜為通人所知。然目下則有一事，將此名詞混淆余本欲無言，復不能已於言。緣余于二個月前某日，時金風振衣木葉微脫中國古籍月令食經所言「宜入溫補」之季，因與好友四人，邀約赴故都後門外烟袋斜街，魚貫而入一小小鋪子，同吃古典之烤肉。四人均係個中老手，熟習吃喝規矩。彼時各人搓手挽袖，並各將一脚纏起，踏于簡樸結實之板檯上，作成中國民間英雄黃天霸贊爾墩入酒店姿式，連聲呼喚「小二」溫酒切肉。旋各舉長約一尺八寸之竹篾，挾定來自城外之肥羊身上薄肉片，于面前圓盆熊炭火中，轉轉翻動，儘興而飲，儘量而吃。余亦于咪咪笑中，用同一姿式情緒，與諸友溫習此韃靼文明。（世人常言此為北平風味，余則以為此韃靼文明，言非無因。曾偷瞻掌刀批割司務，與圖畫中之成吉思汗面貌，猶相彷彿也。）時酒肉內進，爐火外燦，于吃喝之餘，不免天上地下，談論見聞。

友人申明治史學，正如大學近三十年習慣，平時閱看九通表志，能熟誦大事年月，條理清楚，對於四部中之子集二部，及工藝美術部

門，復能狠心拒絕，完全不生興趣者，忽函稱老友某某近年來之文化藝術工作，貢獻偉大無匹。且即舉稱引國內學人對此工作不同之頌詞，以為作證。此等頌詞曾反覆錄于廣告上，早即寓目。余雖不甚相信近世學人對於本國藝術之鑑賞力，（因藝術家即甚多缺少此基本鑑賞力者），然因余友平日為人之誠懇，兼已各有三分酒意，明知事經爭論，必對立至盟神發誓，無從和解。因默然微笑，不作他語。（讀者諸君，一生中想亦必有此經驗若干次，即聽一外行作行語，雖胡說八道，無從自休，終能忍受下去，不僅不以為悔，反若一種享受也。余則已成習慣多日，如此作來，毫不勉強。）

不意隔牆有耳，于時忽聞隣座一佻儂老人，操純粹北京官話，與彼同桌邊人，亦提及此事。同一事件，印象則大不相同。彼意「日本侵佔華北八年，軍人專橫殘忍，奴役人民，罪無可道。然少數學人，則謙虛誠篤，埋頭努力，編印整理有關中國文物藝術圖錄，至二千餘種，有目可稽。各有專述，門類謹嚴。商討得失，發現新玩意兒尤多。即同是一堂，前後數版，內容訂正即不少。雖隨處有錯誤，但普及

功勞有，助於學人研究究可以目？和平後，有人用重價收購這類圖籍，重行編印，此本美事。未可厚非。惟題解謬誤，鮮有更正，藝術識與，更極可疑。京市書估傳述，引為笑話。學人無語，只能皺眉。以「發賣」之事而云「發揚」，置中研院，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中國營造學社，以收獲豐富著聞于世之專家通人工作于何地。不意有關此一部分工作，中國人亦居然有人接收，毀去本來完整，改作新興生產事業，且有學人從而讚和也。中國學人之于文化藝術，識見態度如此，甚可惋惜。欲真正發揚，恐還得經若干年，用一較佳較莊態度方可望！……」

余聞此語，深為不平。因趁酒興，如一持門公雞，直逼隣座。並盛氣駁顏，與之互通姓名，連聲請教。聆教結果，始知此佻儂老人，乃是島上本籍教授，此道權威，經特許留用於平中某大座者。另一人，則為中央某××專家。余因護友熱忱之盛氣，至此不免為之而奪。趁彼二人討論華北戰事發展，懷念及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山西五台趙城，熱河行宮，諸古跡毀殘于無知人士超操無情炮火之種種情景，嘆息默想之際，抽空極極逃出小店

舖，始不為此二人反質所穿倒。至其他四友，其一歷史家，猶強詞宣稱「此事係一待考確問題。材料既為中國所自有，島夷就地取材研究。楚弓楚得，重作處分何預他人事更賅何容戰敗者置喙？」其三係工學人，與吾友復未識面，既不必為此事分辯，亦不用為他人護短，故猶能從容結賬而出。然四人與余遇于烟袋斜街口行人道前時，終不免顏有餘忤！寶爾墩之姿式亦一變而為跑龍套馬前敗卒。余心知此事已成若干有知識學人一種良心拒負，故附于本文之末。余之言此真實故事，實具深意，世不乏解人，宜有會于心，有關於此等工作，得謹慎從事，免落人笑話。若世無解人，則為完全費詞矣。

總計余一生三十年來種種，費詞之事亦多矣。許多事均若預見病於世界也。

獨，然言及時殊少為人正視。即以對「藝術重造政治」而言，亦均早于二十年前反覆道及，以為「當世偉人若于童齒時圖工唱游得分較多，當前局面亦大不同」。粗心看來，或以為滑稽幽默。惜世無好事者，當作推行圖燒餅歌研究，另有發明。治藝術者對藝術之無知，既不下于治史學人，一般年青人，又惟用「信仰」代替「思想」，落得省事。中國問題，便自然只能交給三五偉人，用戰爭推進一切創造一切矣。然所能創造，除中國人民之悲慘命運，並將此不美事實轉賣于戰敗者一方，實無其他奇跡可望也。誠覺得中國可愛者，亦必越覺得中國可哀。因任何民族，決無將人民用飢餓與殺戮兩種方式加以收拾，剩下一羣有錢有勢偉人，而能立足於世界也。

創世第九期合刊

警惕日本對和會的陰謀	孟憲章
日本必須走向民主	徐秉讓
立春前後	余觀海
英國工黨與社會主義	艾風
記契訶夫九獨幕劇	李健吾
魯迅的早年作品	史天行
沙面英領館焚毀前後	光波
「水上漂」漂到故都	焦尾琴
蓉市參議員被捕的波浪	劉仲麟
行憲年看川北民變	楊祖之
北平學生對九龍事件的態度	丁塵
千朵桃花一樹生(特稿)	洪深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社址：上海南京路大倫樓二樓十二號
北平代售處：西單大柵欄國際文化服務社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開妥協·騎牆·中間路線

大公報

在舉世巨商獠牙草木皆兵的今日，夾於左右紅白之間有一簇難以分類的人物，通常稱做『灰色人物』。灰色：

(一) 因為他們白不够白，紅不够紅，對兩個極端都不熱中，而暗裏依然默嚮着紅白遲早合龍。其面貌酷似惡戰中不討好的和事老。(二)

這簇人物正因為其主張不趨極端，所以既沒有口號標語吸引羣衆，連其本身也沒有組織。兼因其本質上不崇信武力，挨起打來連手都不會插。而且棒子是由雙方兩點般襲來。因之，其面貌又具有一副可憐相。討厭他的，就信口呼之爲民族失敗主義者，擁護的，便稱爲之自由主義者。因爲『灰色人物』們反對追隨兩極化的世界潮流，有人又以『中間路線』來形容其主張。在觀念上，這情形是萬分紊亂的，而此紊亂的結果，將使一般人對中國的前景更爲

糝糊。我們在此爲這『灰色人物』的險相繪一輪廓，是希望除了把他的五官明晰化些之外，並把那『灰色』根本除去。因爲我們信念中的自由主義既不糝糊，也不是灰色的。

經過數千年的帝制，在這個傳統上不容許個性發展的國家裏，跳出夥數陣壘之外，獨立見解的自由主義者，先天的必遭摧殘；然而在這個組織散漫的農業國家，血液裏非儒即道爬滿了妥協中庸菌蟲的民族中，行動上儘管依着一般羣衆心理，結羣起鬧，然而在觀念上許多人們對現實雖存着廣泛的不滿，而對一切又懷着無可奈何的因循心理。如果把這些人統算作『自由主義者』，則不但將玷辱了這個神聖名詞對中國前途我們也必更爲悲觀絕望了。

中國之糟，可以說大部分轉在妥協騎牆者上。爲私利鬧起意氣來可以聚釐不讓，與惡勢力鬥爭起來，却時常在兩便情形下彼此妥協。辛亥革命成了功，宣統却還穩坐在禁宮；叛軍領袖一敗了，反而代表國家放洋去考察。攜帶四十元美鈔的小斯判刑五年，外幣盈貫的却逍遙法外；爲無知或家累在淪陷期間當小職員的坐牢關，黨國要人投效過日激的，反而騰達顯貴。妥協騎牆派潛入任何理想，其作用必如蛀如蠶，以至把那個理想蠶食罄盡爲止。本此，我們不但根本否定妥協騎牆與自由主義間的些須關聯，並願指破前者的弊案。

所有主義，無分左右以中間，其先決條件是具有對世界對國家的一番抱負，一種理想。『自由』『民主』論調儘管不同，但他並非加個招牌便可發管的膏藥，它有其起碼的涵義。妥協騎牆者的第一特質是有貧圖無抱負，有打算無理想。它有如一隻變色蜴，有如一撮牆頭草，單看外在的顏色風勢。妥協者的騎牆程度深淺不同，有完全無原則無脊骨的有似有原則似有理想，但隨時可以爲適應環境而打伸縮的妥協騎牆者的第二特質是善觀風向，善隨水勢改變帆舵。因之，在宦海裏妥協騎牆派永遠浮動如不倒翁，然而在朝代更換時際，妥協騎牆派必然首先倒戈投奔。妥協騎牆的第三特質是交卷主義。正因為他無所謂理想，其人生無固定鵝的，其爲政當然也不求實效，只要上司悅色不減，妥協騎牆派可以大言不慚的說謊，也可以得過且過的敷衍。在上司面前不妨下跪，在平輩中永遠拱手微笑，通稱作『好好先生』，然而對於下屬作威作福起來，其實是毫不留情的。這種人兩眼東張西望，四面佈置，即使他用萬國方言誦出『自由』定義來，他依然不是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不是一面空泛的幟旗，下面集合着一簇空談專家，失意政客。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自

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
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
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美國與蘇聯
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尤其應該弄清
的是自由主義與英國自由黨的主張雖很遠很
遠。自由主義者對外並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
貧的自由貿易，對內也不支持作爲資本主義精
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上自由主義者尊重
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
，在經濟上，鑒於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
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
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
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爲民主社會主義。
在基本信念上，它是：

(一) 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的。我們
認爲列寧只寫了一部民生主義，甘地只寫了一
部民族主義，佛弗遜只寫了一部民權主義。中
山先生之偉大，偉大於三民齊重。既有此完好
的建國理想在，一定要捨二求一，我們認爲對
革命先賢不起，對殘喘於內外封主驟之下數
千年於茲的民衆，尤爲罪孽深重。人的欲望稍
異於禽獸：餓了他們不答應，綑綁起來他們也
必不甘心。因此，在捨二求一的情形下，革命
必循環不已，流血也必循環不已。如果把自家
子孫打進算盤去，這個循環不已的劫禍中，恐
怕誰也無便宜可佔。何在捨二求一的情形下
，可能三民齊失，一無所得！因之我們

。物理上一個確定的原則是水求平線，一部人
類革命史可說不離這一個原則。流血是由於頑
固的阻撓，然而這個水平目的遲早終必達到。
基於這種信念，我們認爲對於由國界以外來的
攻襲，當然要全軍出動；對於國內的叛變，彈
壓不過是消極辦法，必得有積極的修正補救。
理性不易被歡迎，因它不夠淋漓痛快。公平尤
其是難能的德性，因爲它要削減或褫奪特權者
的既得權利。由十八世紀以來，一部英國議會
史也即是貴族與權史。由十六世紀以來，整部
英國政治史也即是國王由「天子」而變爲「主
權象徵」(換言之：傀儡)的經過。英國人的
政治智慧，在於老早洞識出水平作用的必然性
。與其像慈禧摧殘新政般的逆流硬撞：英國人
顧全子孫，愛惜人命，接受了現實的啓示。那
份政治智慧，並不是因爲他們智力超人，而在
於理性的善過衝動。我們在此談的自由主義之
異於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主要在於

(二) 我們以大多數的幸福爲前提。如果
人類依然逗留在游牧時代，則自由主義與個人
主義無妨成爲同義字。人們既集居一處，且分
成爲國家省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間必須求
到和諧。個人根本是集體的成員，一人患貧窮
或愚盲之影響全村正如其患癩瘋一樣。下道
義，即單從利己主義出發，資本主義所支持的
自由企業——即是自由剝削，也是死路一條。
本此，在經濟上我們贊成公用事業國有，也希
望生產工具儘量不屬於個人。中山先生節制資
本平均地權的主張早得兌現。在文化上，我
們擁護至少以初中爲標準的義務教育。爲了原
補民主真基礎，尤堅持學校育才之外，不兼營
政黨鬥爭。在政治上，我們絕對贊成普選，但
普選的真實基礎在義務教育，否則普選永遠是
一種幻術。在財政上，我們擁護課富的賦稅政
策。不但直接稅應以此爲原則，即一般消費品
，也應以奢侈品徵來的稅補貼日用品必需品及公
用事業。所有這些都與民生主義的精神毫不違
背，且是西方先進國家都已實行了的。我們認
爲中國之現代化不在借用西方名詞，不在乘坐
流線型的汽車，而在處理國事上，澈底採用現
代的原則。爲達到以上目的，我們

(一) 相信理性與公平，也即是反對意氣
，氣與武器。自由主義者認爲對於社會或政
治的不安定，應本克己精神，詳察導引的因素

(二) 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
對任何一黨專政。這個主張的根據有三：第一
，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
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起
碼的平等。用納西流域的農夫聞羅斯福之死而
滄淚是由衷的愛，希特勒的黨徒懸其領袖的
照片令人舉臂致敬是被迫的崇拜。我們反對那
種崇拜，因爲它是「君權神賦」的繼續，因爲
遲早那位「超人」的威權必侵及手無寸鐵的個
人。第二，在多黨制下，人民與統治者間是由
招標而發生合同關係的。人民這個標主還保留
檢選貨真價實的應徵者之權，一切條件不符也
還可以更換，應徵者間因爲有了競爭作用，貨
色價碼上一定得分外老實克己。如果這個作
用不存在，標主的利益當然毫無保障。第三，
就這個輪員廣大，現代化基礎幾等於零的中國
來說，事實上由一黨專政統治全國有其根本的
不可能處。道德禮及其同儕之可以朝夕即取
吉爾而代之，是因爲英國有其獨立而健全的文

官制度，是因爲全國有堅實而不受政治波動的技術人才。試問如東一個政黨突然掌握了中國首都，如果全國教育人才大半是國民黨員，他們是留職呢，還是被清算？這個政黨人才中可有能力接收全國公用事業機構？其疲勞的軍隊能否再遠征中原及遼疆未克復的各省？很可能若干地方軍閥會玩其慣技，派員疏通，在兩便情形下投誠效忠。試問這政黨是嚴詞拒絕呢，還是勉強答應？依過去改編爲牌軍隊朝秦暮楚而言，我們的判斷是勉強但一定答應。然而那麼一來，這個有革命抱負的政黨穩地政權後十年二十年，可有把握不走上腐化途徑？而那時不滿現狀的人們就不再起而革命？於是，革命不已，流血不已。這個連環套要到那年爲止呢？我們必須承認政治理想是種籽，社會環境乃是土壤。單換種籽，不改良土壤，還是無裨於事的。尤其中國這個社會是特別富於吞噬作用的。因此

(五) 我們認爲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否則一定無濟於事。中國歷代的變動何嘗不是場場『革命』？那場不以『弔民伐罪』爲題？然而沒有平行的改造工作，革命由上說是創了天下，由下說是換了主子。主奴的關係却無二致。英國自亨利第一以來，政權一直在大衆化着，法國自路易十六以來，人民也在不停的抬着頭；然而中國不但歷代變動與民權無關，即經過辛亥，北伐，以至抗日勝利，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生活也未蒙到切實的改進。其根本原因是革命有人熱心，改造無人留意。因此

教育在國家預算上永是條可憐蟲，在公共衛生上，當局向來是替季節點點標語了事。農業生產迄今還停留在史前時代，民間點滴工業受着與外夾攻。全國主要鐵路造船設備還是會李時代留下的基礎，如今只見破壞，未聞建設。至於潛入民族靈魂的社會風習，一般傳統心理，尤其是走上現代化的莫大障礙。土地資本可以清算，社會傳統的化移却是一件艱而且慢的工夫。這份心理建設的工作可說還未開始。這也就更使自由主義者懷疑戰場能够解決一切。

自由主義不止是一種政治哲學，它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衆，容納異己。因爲崇信自由的天賦性，也即是反對個性的壓迫，它與任何方式的獨裁都不相容。又因爲它經濟生活的平衡發展需要制度上的規畫，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貧富懸殊的自由企業。所謂『中間路線』絕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並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正因爲自由主義尊重個性，他們之間的意見也容有參差；同時，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但對人生既具有了堅定而鮮明的態度，對事情自然便有了觀點。本文所述的五點不過是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對當前現實所獲的結論。許多人認爲自由主義者目前必定萬分煩悶，其實，無信念，無抱負，永遠

妥協，永遠騎牆的投機家應該煩悶，因爲他們精神上既無所依託，爲了看風使舵，還得四下張望。一個真正堅信自由爭取平等的人是不會煩惱的。他只爲同類的遭際而憤怒悲哀；憤怒的是古今歷史的前鑑如此彰明，何必兜個大彎，塗炭千萬生靈，結果還得走上這條自由與平等，革命與改造並重的路；悲哀的是唯恐這個進入原子能時代的世界不肯待這個古老的中國！這份悲憤，是有力的靈感與勇氣，本着堅定的信念，他們將永遠爲自由平等及大衆利益奮鬥下去！

本刊啓事

- 一，邇來物價瘋狂飛漲，本刊零售價格一再連續調整，實出於無可奈何，尚請讀者諸君體諒。
- 二，爲使本刊能於艱難困苦中繼續維持，我們籲請 愛讀本刊諸君，參加基本訂戶，從速訂閱，給我們實際而有力的支援。
- 三，預訂辦法如下：預付十萬元，按每期定價八折，平郵免收，航空或掛號照實另加，欺幣再通知續匯。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節載：「觀察」三卷二十一期

在這內戰已經全面化和持久化的局勢之下，自由主義者應不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個人認為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够走這條道

義的人，明天必然可以改變他的態度。

自由主義者自己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別人同路，而且極端歡迎別人同路。自由主義者必須自認諷己所走的道路，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完全實現。因此，自由主義者必須跟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認自己是廣大人民中的一部份或一份子，以廣大人民的益善為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為自己的要求。這樣，自由主義者的目光才會看到多數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必須以自由的性質，種類，範圍，以及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來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自由程度。在國共兩黨統治之下，哪一個區域自由比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這種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者不但不能滿意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現狀」，也一樣不能滿意共產黨統治區域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也要有勇氣爭取「自由」；但他們所爭取的應當是多數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在中國的具体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中國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只須努力耕耘，不必希冀收穫一定屬於自己。自由主義者應當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現，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自由主義者所應有的具體組織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績，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

統治者剝奪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義者便要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反對統治者，為人民爭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權不會建立起來或人民的自由不曾獲得切實保障以前，自由主義者必然要跟廣大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去反對統治者。自由主義者多半希望採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進步，但當他發見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法國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歷史都是最好的證明。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不見反應以後才決心投身革命，也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樣的事實，不僅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即在眼前也到處可以遇見。自由主義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頑固的反動。革命是反動的結果，不是反動的原因，假使要反對結果，首先要消滅原因。因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當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義者始終要求進步，不斷從變革現狀中求取進步。進步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沒有進步「就沒有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進步的環境中才能實現。所謂「進步」，就是更多的人獲得更多的「自由」。反動派侵害人民的自由，也阻礙社會或國家的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要反對反動派。革命雖然要流血，為自由主義者所不歡迎；但它可能產生進步，也就不應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決不可因為害怕明天可能遇到的個人的某些不自由而就容忍或助長今天多數人民所受的種種不自由。假使明天得到自由的人多於今天，也就是一種進步。追求這種自由的力量，也就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這種。

從表面上看，今天在國際上有「美蘇對立」，在國內有「國共對立」，好像「非此即彼」，再沒有劃的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倘若要在這兩條道路以外，走一條自己所願意走的道路，那就難免要被人斥為「空想」，「夢囈」或「逃避現實」。這在某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然是對立的，但不能說在任何時間和空間都可以適用。在複雜的階級社會，即使同屬被壓迫的階級，其政治要求和鬥爭方式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兩個目標相同的政治集團，其採取的政治路線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這是政治史上和革命史上的常識，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假使中國當前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末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有選擇後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可是從當前國際和國內的情勢看來，上述這兩個前途固然絕無實現的機會，第二個前途也還很少看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所能實現的前途，恐怕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正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要走的路；而且這條道路的事實，自由主義者要負絕大的責任。只要自由主義者主決地沿着這條道路走去，我相信今天譏評或諷刺自由

步的力量，也許比自由主義者更進步，其鬥爭的方法也非自由主義者所能贊同，但也不可加以敵視。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人民固然沒有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也不見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或者有人說：國民黨固然不肯給我們自由，共產黨也不見得肯給我們自由。二十多年來，我所歷的都是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其實際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至於中共統治區域的實際情形，因為一則我沒有到，二期反共的宣傳我不敢相信，三期共方的報導似乎又說得太好，而且我所能看到的也不多，所以無從完全了解，也就無從作一客觀的評判，不過在這裏，我只想說明兩點：第一，中國國民黨不等於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不等於蘇聯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我們不可用完全歐美政黨的眼光和標準來衡量這兩個政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當前的事實。第二，在內戰時期，尤其在戰爭區域，為了軍事的目的，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會真正的實現民主。在這時期，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是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要實

現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只有在內戰徹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復以後。

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賜的。老實說，不僅國民黨，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產黨也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國的政權真正被掌握在多數人民的手裏，由多數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一國的政權，才算真正實現了民主，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永遠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跟人民一同爭取並保障自由和民主。

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於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義者所應走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必須首先認清自己的道路，然後才能根據這個來衡量國共兩黨的道路，知道誰跟自己接近，誰跟自己相背。我之一再說明中間派應有自己已的政治路線，也就是這種意思。這樣的一種政治

路線，當然是一種民主路線，決不能被曲解為站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或以外的一種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待於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面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

自由主義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條」，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他肯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中間，始終「反極端」，「反現狀」，「反干涉」，「求進步」，求「創造」，跟特權者（即壓迫者）「鬥爭」，我相信必然會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犧牲了生命，也會獲得他應得的代價。只對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便不妨堅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論自由主義的本質與方向

轉載：「時與文」二卷十八期

馮契



要給自由主義下定義，頗不容易。因為有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可以有不同的內涵與外延，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自由主義必具中庸性。

釋了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自由主義者有其「不偏」，故處於左右之中間。自由主義者有其「不易」，即對於自由之追求。所謂不偏，有程度的差異。或居中而左傾，或居中而右傾，而此左傾或右傾

又或多或少。至於追求自由之原則，則或者把握得緊，緊到可以殺身以成仁，捨身以取義；又或者把握得鬆，鬆到一無把握。只賸得個中庸的幌子，那却是孔子所謂「鄉愿，德也，賊也」，亦即一般人所罵的「妥協，騎牆，兩面派」了。

掛羊頭賣狗肉的不必談。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緊抓住中庸之原則，在左右對立的局面下，叩其兩端，中道本是。所以在政治上，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的多黨制；雖不必反對武力革命，却總贊成溫和的漸進的改良。在經濟上，反對財富獨佔，希望做到人人有飯吃，人

人有衣穿；雖不必反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却總多少贊成各階級協調而謀共在共榮。而在文化上，則竭力反對思想與言論的統制，憤慨於一個諸子並作，百家爭鳴的時代，認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棄一家獨尊，文化就不容易發展了。——當然，這裏所陳的主張，只是就大體而言。既不必為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同意，且同意的亦有程度之差。因為各個或各種自由主義者，對於自由一詞的涵義，可有不同的解釋。然則何謂自由？！照作者理解，自由有其最高義與最低義：最低義是各個人獲得生存的權利，最高義是

各個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的表現。個性與社會性，或個人與社會，是對立而統一的。對立，所以難免衝突；統一，所以又不能折成兩片。人是社會的人，個性總以社會性為根柢。任何人要生存，要表現個性，必得在某種社會裏面。離開社會，割斷人和人的關係，個人既無法生存，當然也談不到個性了。而究極地說，各個人的生命要充分安全，個性要充分表現，實在非在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不可。完全平等的社會即無階級的社會或大同之世，這是個理想，雖然數千年前的賢哲已經提出，却至今未能達到。亦可見對於自由之追求，無論從個性要求解放或從生存權要求保障說，實為全體人民（除了極少數統治者外）共同的緊急的願望。

二

所以自由主義者的不易之原則，正是今日全民的要求。但自由主義之為自由主義，特別在於不偏的一面。把上層的統治者除外，所有被統治的人民，又可分為下層與中層。自由主義之所以具不偏性或中間性，那是因為它是中間層的意識形態。

自有歷史以來，從沒有一個統治者若是自由主義者，除非他沒落了，除非他別具慧眼，段於特立獨行，準備脫離他本身所處的階級。因為上層階級既居於剝削他人的地位，為了維護既得的利益，自然不贊成解放或自由的要求。個人主義，獨裁主義，霸道主義，才是統治者所愛好的。當然，有時為了蒙蔽羣衆，也常戴上個自由主義的假面具。可是假面具揭開，在木質上，統治者們的主義，總是自由主義的對立物。自由主義必須與個人主義等相分別。個人主義只講一個人的自由，霸道主義只是一小集團人的稱霸。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却是各個人，每個人，或所有個人的，生存權的獲得和個性的解放。

而下層呢，他們的主義，通常也不會叫作自由主義。

。下層階級如果不覺悟，就不知自由為何物，只把一切的痛苦委之運命，史之老天的意志，俯首貼耳，為牛作馬，不作絲毫反抗。但是如果覺悟了呢？那就馬上作有組織的行動，步瞞茶山林，或建立秘密幫會；在現在，就是參加共產黨了。這類下層的組織，不論其內容如何差異，形式如何不同，為了行動的便利，在紀律上總有點墨子所謂「尚同一」的意思。尚同即同於上；在過去，叫作總策大哥或頭頭號令；在現在，叫作服從組織或上級的決定。既然尚同，當然多少犧牲個人的自由。在下層階級的人看來，本階級或本團體的生存福利，應該放在第一位。階級沒有解放，團體不得自由，個人也就無法活命。所以下層階級的主義，從墨子一直到今日的共產黨，都是一種團體主義或集體主義。集體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別，前者強調社會性，階級性，注重一集團的自由；而後者強調個性，注重各個人的自由。

中間層才是忠實的自由主義者。中間層處於被統治的地位，當然不易與統治者同調，發展到極端的個人主義或獨裁主義；除非喪心病狂，仰承主子的鼻息，企圖作奴才總管之流。而中間層的被壓迫，其程度又常較下層稍差，所以他們要反抗，總比較溫和，常不肯，也常不能馬上訴諸行動。說「不肯」，是因為有所顧慮；說「不能」，是因為不易團結，中間層常想維持小康局面，逐步逐步的往上爬，一作勢力的抗爭，說不定被在上者壓下去，那就不僅小康無法維持，甚且要受處分而性命難保了。這是中間層應有的顧慮。至於中間層之所以不能團結起來行動，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由於生產上比較缺乏組織。這一點，只比較小市民與產業工人即可明白，工人在工廠裏從事生產，就是一種堅強的組織。而小商人們開雜貨舖，小公務員們整日伏在辦公桌上，却簡直如一盤散沙，永遠捏不攏來。由此可見，中間層之不易走上集體主義的道路，是先天的。

介乎獨裁主義與團體主義之間，就是中間層的自由。

主義。介乎英蘇之間，有美法；介集團共之間，有我們的大公無私的社會賢達。自由主義是一種不上不下，可上可下的東西，如葉流於鄉愿，那就又是或上或下，亦上亦下的了，所以得意時，則左右逢源，為上下的緩衝；得意時，則左右不討好，為上下所夾攻。此不但鄉愿如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亦然。試觀各個或各派自由主義所陳主張，總於左右兼顧，上下並包，談政治改革則主漸進，論階級利益則主協調。這些，都是生活於上下夾縫中者應有的看法。

三

中間層有其久長的歷史，所以自由主義有其深遠的優良的傳統。

在中國，當春秋戰國之際，中間層（包括小地主，商人，手工業者，自由農民等）開始強大起來。而所謂「士」，也是這階層的構成分子。經典的階層總帶朝氣，不能滿於現狀。於是作為中間層代言人的「士」，就家徒講學，著書立說，造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最燦爛的局面。先秦諸子，或多或少地，都帶自由主義的色彩。其中最家最左傾，「兼愛」，「尚同」等主張，基本上是下層階級的集體主義。然而墨子也同孔子一樣，薦弟子至各國，為當政者服務，可見也是生活在上下之間。而當時所謂「仕」，墨家也不例外，進退是自由的，合則留，不合則去，就更可見自由主義的傾向了。至於孔子，本來是個沒落的封建貴族。沒落了，所以變成中間層的士，但是畢竟還帶着上層階級的尾巴，於是另一方面既講「汎愛衆而親仁」，「有教無類」的積極的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却又抱「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消極態度，並替舊制度辯護不遺餘力，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一種右傾的自由主義。道家代表小地主階層，小地主在中間層中，是比較最接近上層的。所以老子的自由主義，就右傾得更厲害。當

然，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頗具攻擊的火力；且「無以生為」以全生，已是一種消極的自由主義；而說到「聖人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則明明是存粹統治者策劃了。

秦漢以來，儒家衰頹，廣大的中間層及徘徊於上中之際的士人，皆奉「陽儒陰道」之說，說士人徘徊「上中之際」，是因為在長期（秦漢迄今）的官僚政治之下，知識分子有一條確定的平坦大道——「學而優則仕」，一踏上仕途，即是為上層階級服務，甚至自己已搖身一變而為統治者之一了。至於陽儒陰道，有幾重意義：第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兼善天下則步上朝廷，上朝廷是儒家。獨善其身則歸隱田園，歸田園又是道家。第二，上朝廷做官，則滿口仁義，滿心儒術。仁義是儒，儒術是道。第三，歸田園治家，則用孝悌忠的一套，愚弄子弟及奴才。孝悌忠信是儒，愚弄便又是道了。——二千餘年的士人，中間層，或右傾日由主義者，其面貌，其「輪廓」，大半如此。而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既上承傳統，當然也有很多人，是免不了帶點這種鄉愿的臭味的。

但這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絕跡了。「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的精神，以及道家攻為擊制度的火力，在我們的歷史上，依然為志士仁人，不絕如縷地，繼承並發展着。在今天，我們也還能從若干自由主義者身上，找到這方面的具體而微的典型。

四

不過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個中西合璧的混血兒。極上述本國的傳統之外，還有其外來的一面。

在西洋，繼開古代與中世紀不談，近代自資產市民興起，自由主義乃風靡一時。原來所謂資產階級或階級，當其開始強大時，也是個中間層。它是介乎地主，教士（二者為上），及農奴（下層）之間的。更且從經濟

上說，市民從事自企業，最贊成自由競爭。所以法國革命時高唱自由主義，是必然的現象。但是當工業，小市民與市民的聯合陣線把封建主推倒，政權便落到了市民手裏，一成為統治者，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便開始變質了，由虛假，伏爾泰，漸漸變到尼采，更進一步，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再翻個版，就是社會鬥主義。至此，自由主義就轉化為其對立物——獨裁主義。但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精神仍被中間層保持者。由「天賦人權」說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發展出一種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如聖西蒙，歐文和傅利葉所主張的。這種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明顯的帶着小資產者的色彩。所以積極方面，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統治的黑暗與危機；而消極方面，却忽視工人的力量，反對一切革命行動，只企圖用和平手段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自然，這是中間層所應有的主張。（到此時，小資產者是介乎資本家和工人的中間層了。）但是這社會主義的觀點，後來却經馬克思等用下層階級的立場加以發展，脫胎換骨，改頭換面，就產生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集體主義，與中間層的帶自由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便又有了差別。

但是中間層既然存在而且還相當強大，自由主義，以及溫和的或空想社會主義，總不斷的有人提倡。所以在左右對立之下，在戰鼓聲中，我們還不時的聽到「中間路線」或「第三方面」的呼聲。可見自由主義是活潑的，而且還在發展。這就世界說如此，就中國說亦然。

五

以上略明自由主義如何承「百代之流」而演變至今，且尚存活力；並指出歷史上的自由主義，如何隨中間層之起伏而有興衰。這誠以知新，繼往以和來。我們現在要問：這個傳統或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提示與啟

訓呢？

第一，自由主義者對於文化（文化二字用狹義）的貢獻極為偉大。自從封建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而有強大的中間層興起以來，文化事業的創造，總以中間層及其知識分子所盡的力量為最大。統治者人數既少，貢獻目不多，對於文化的破壞作用却極大。而下層階級則又因專從事物質生產，識字的機會尚不多，又怎能備有餘力從事文化？惟有中間層，人數既多，又有受教育的機會，也明白文化所起的作用如何。所以亂世則抱殘守缺，治世則讀書致仕。至於今日，自由主義者總還是特別喜歡講理性，辨是非，推崇文化力量，致力教育工作，也就是道謙故。而近來新社會產生（不論此新社會之性質如何），在開始時，文化，教育和若干技術性工作，必大半將由今日之中間層及其自由主義者担負，是可以斷言的。自由主義者之有前途，由此亦可見。

第二，中間層有其優點與弱點，自由主義者亦有其優點與弱點。此優點生於「可上可下」的性質，此弱點亦然。一方面，因為中間層可上而又怕下，所以不免想往上爬而與上層結合。但此一與上層結合，自由主義的精神就喪失了。於是或則「罔然媚世」，魚目混珠；或則為統治者張目，和上層一鼻孔出氣。到此時，文人被「御用」，文化被「欽定」，就徹徹無生氣了。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中間層處在上下之間，他們的眼光，乃可及於全體人民。孔子曰「仁」，孟子曰「兼愛」，法國革命時就提出「博愛」。積極的自由主義者皆恍然見到此：只有在完全平等的社會中，才可以有真正的個人自由。至此，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如果都不是虛偽的），變成「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第三，正因為自由主義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所以又派生另一對優點與弱點：此優點，即有一貫的不易的原則，博愛的胸懷，對於自由的追求，前人早已立了模楷，後人自易於追隨。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步調，是非常

際定的。敢於提出理想，敢於面對現實，敢於為人民說話，也敢於對腐敗的統治者施猛烈的攻擊。但是與此優點相連，却又有另一種易為傳統束縛的弱點。傳統的自由主義，在解決個人與社會之矛盾統一的問題時，多半顯個人方面。大學上說：「查是晉以修職為本。」論語上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於是講政治則以道德為本，論改革則以教育為先。從個人修養做起，然後才談到「富之，庶之」。這就太迂闊了，所以難免空想之譏。

六

討論至此，自由主義的中庸性及其所以然，是更明白了。問題既回到個人與社會的對立，我們就趁此機會，再申述一下上文所說「個性以社會性為根柢」的意

論自由主義者

節載：「再生」二〇二期

郭子玄說：「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所謂「當今之變」，是一種什麼樣的變呢？今日世界上，正進行着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大革命，這個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從「個人本位」轉變到「人民本位」。個人不能離全民，故全體人民為本；個性不能離社會性，故社會性為根柢。從理論說，是一向「本來」如此。從實際說，是今日「應該」如此。過去的自由主義或烏托邦社會主義，都是個人本位的。這並非古人愚笨，是因受時代與階級限制，想不到提出人民本位的話來。但時至今日，如果仍高談「修身為本」，那却是落伍了。

人民本位論者，要把個人本位的話顛倒過來。不說「修己以安百姓」，而說跟百姓站在一起來修養自己

。於是講道德則以政治民主為本，論教育則以經濟改革為先。在求全體人民的解放中，解放自己；在打破整個社會的桎梏中，去獲得個人的自由。所以首先是社會，然後是個人。社會的問題解決了，各個人的生存權利與個性解放也就沒有問題。因此，今日的自由主義，必與與集體主義結合，而且以之為前提。

這也就是說，中間層的眼睛，不應該向上看，而應該往下看。說「應該」，含有勉勵的意思。但單就中國今日的中間層說，這「應該」其實也是「本來」。事實上，中國的中間層在加速度地往下跌，甚至已跌到無可再跌了。這個事實，誰也明白，無庸贅述。

因此，所謂自由主義的道路，或今後的發展方向如何，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得到暗示了。

呂拙文



最近一個月來，接連讀了不少關於本題的文章，我讀時莫不憤慨熱望，但每一次我均失望了。這失望是沈重而略帶悲哀的。我想：中國自由主義力量的軟弱，客觀原因

之外，主觀認識的不夠，恐怕更甚於實際上的阻力。西哲有言：「知道你自已」。這句話對於自由主義者一樣適用。一個連自己的嘴臉尚且不清楚的人，怎能能言及其他。本文無多大企圖，就是想為自由主義者描繪一副比較真實的面目。以下依次討論自由主義者的人格；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和組織，自由主義者的作風和自由主義者的道路。這些條款皆是時賢所已提出而本人頗感興趣的。

一，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問題。自由主義者應該

有其獨特的人格，這當然不成問題。我不反對每個自由主義者皆能有「大丈夫」的胸襟和抱負，但容我不客氣地說一句，要做到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不但需有「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非常人所能勉為；認真的考驗起來，在斷頭台與黃金台之前，恐怕難得有敢人修飾。平情論之，時賢對於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實在看得太嚴肅了。籠統而言，自由主義乃是現代文化中的一種普遍精神，它不過要人尊重個性，推重理性，如此而已。既說不上「神聖」，也談不上高深。實在是一種平凡的人生哲學。凡是尊重個性，推重理性，容得住異己的皆是自由主義者。換言之，自由主義者的人格問題，不在其氣節是否修得上，乃在真言行是否配合得上。

二，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主張與組織問題，時賢以為

自由主義者不必提出什麼組織，更不必參加何種組織。如大公報謂：「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如朱光潛先生謂「自由份子不屬於一個政黨。唯其如此，他無須與任何政黨立於反對地位。黨與黨反對，而自由份子在中間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態度」。理由是「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務，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因為「阿其所好，黨同伐異，……與自由份子之所以為自由份子底精神相反」。(均見觀察三卷十九期觀察文摘)又如曾憲全先生則乾脆地說：「自由主義者不希望組織什麼黨派。(一月十五日大公報)我認為上述的意見殊欠妥當，而且於中國之走上民主是有阻礙作用的。試想，中國的出路既托之於自由主義者的肩膊上，此乃朝野中外一

我的看法。自由主義者不出頭，老是一邊說些風涼話，則民主自由云云，何時始能兌現。今日的自由主義者心理上最大的一層錯誤，即自由自由，民主為唯一的主張，彷彿自由主義者的主張除了民主自由之外無他物。這真是匪夷所思。殊不知自由和民主大而言之乃是一種現代文化的精神，小而言之乃一種人生理想和態度，和一種社會目標。好像時人論國事，動輒曰和平。其實和平是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政府「亂」不也說為了和平。可知如何達到和平，方是真正提出主張來。由此也可知，自由主義者必有其政見。自由主義不過要我們自由提出意見，即尊重個人也尊重他人訴諸理性別講權而已。讀朱先生的話，我真不知中國智識份子的血液裏流着多少老莊哲學的消極無為的毒素，朱先生也許可以媲美竹林七賢，步武道佛，但自由主義者却不能如此怎般的，說自由份子不參加組織因為「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實在是不明自由主義之實質的話，自由主義並不等於放蕩不羈，更不等於無所定見，自由主義只是說思想意見的形成，出之於個人的自動自覺，思想意見之由主觀而為力量，不基於強迫脅從，如法西斯主義，而基於個人的同情了解和贊助。職是之故，自由主義者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也可能是民主主義者，可能是貝文，艾德禮，拉斯基，羅萊士，也可能是邱吉爾，艾登，司徒森，杜威。今日的英國保守黨你不能說她是違反自由主義的，同樣，今日的英國工黨也是自由

主義者。民盟以前乃一政團組織，固不失其為自由主義者的團體。至於說因為職權關係，「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那是把自由職業和自由份子混淆了。自由職業者可以為自由主義者但不一定是自由主義者。反之今有自動自覺自主的人格，則莫不為自由份子。所以我認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是有所主張而極願自由的主張與主張的自由實現的。只要不背自由主義之精神與原則，不應該參加組織，而且也只有組織之始能實現之。

這是低調的，但不失為實際的。

四、關於自由主義者的道路問題：革命還是改良？這是當前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兩條路。自由少不了選擇，選擇應為自由的真諦。自由主義者不致反對革命或對革命畏縮，否則法國大革命就不致成為自由主義者謳歌的史蹟。我的答案其理論是一貫的：自由主義即承認個性的尊嚴並服膺理性的。革命出於個人的同情認可和贊同，本無不可。不過生物皆有保存個體的本能，人們求自由，根本前提發展個體的生命，使之充實而光大。民約論者謂人類生而平等自由原是一句假說的話，但自由平等說之足以促進人類個體的發展使社會進步加速，則是不可否認的真理。自由之有價值者在此。所以除非這一個社會制度太不合理東縛太過太阻礙人們求生存求進步的話，革命不會輕易爆發。這是事實，也是自由主義而傾向於改良嚮往於英國光榮革命的緣故。因為流血雖不勝於革命，革命則少不了流血，少不了犧牲團體。人們為了生存，非萬不得已，不至「逼上梁山」。古代的奴隸辛苦終生，但知有生存，不知有自由，也是這個緣故。為什麼蘇聯有共產黨，英國只有工黨，法國只有社會黨美國僅有華萊士之第三黨，一句話說完，環境決定而已。我們不要忘記，今日的布爾米維克，是由民主社黨黨演變而來的。我的意思很簡單，自由主義者應該視民主的社會主義為正途，而且流血革命為變態。除非改良的道路絕望。

三、關於自由主義者的作風問題：自由主義份子裏有個人主義的成份。真正的個人主義不僅僅尊重個性，也尊重人性，換言之，即尊重每個人的個性。所以自由主義與英雄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從社會觀點言，自由主義者力量的成長過程即是中產階級發展的過程。自由主義的獨立不阿底精神，應根兒與個人之經濟獨立自主不可分。換言之，自由主義精神需要廣大的中產階級的支撐，在中國，中產階級一般瀕於無產化，連帶的自由主義精神的表現也一般軟弱。說句公道話，使今日自由主義者變為這副灰色面孔的，與其歸咎於自由主義者本身，無寧說是由於清太灰黯的環境。這樣才合乎事實。總之在這「生存第一」的今天，自由主義者既不能個個有上斷頭台的勇氣，那末灰色云云，也許正是權宜之計。我希望中國能有拉斯基，華萊士這樣的人挺身而出，更希望極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無聲無息的一點一滴的做去

血的手段而取得。革命已是一種光榮，不流血的革命其實是雙料的光榮。自由主義者向後看，眼，惋惜政協之流產，遂不免有此「幽情」

但是畢竟深知那是「懷古」，於是在認清了撕毀者的面貌之後，又正視前方，放步趕路了。

自由主義者與中國現局

轉載：「時與文」二卷十六期

程程

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政協決議」特別懷着一腔幽情，是油然的。英國曾有一「光榮革命」，就因為那回革命的成功竟以不流

血的手段而取得。革命已是一種光榮，不流血

但是畢竟深知那是「懷古」，於是在認清了

此時曾有關於「路線」問題的討論，理論上先來一番澄清工作，我認為非常有益。自由主義者研究事物，是不厭求詳的。關於應以全力求得民主實現的一點，這是確定了的。然而剩下來却有大批問題等待解決：時候是刀槍箭弩的時候，自由主義者縱令不走「中間」的途徑，但單憑疲舌焦唇和一枚破筆，實在已遠落在「民主路線」的中途了，此其一。建築民主大廈的議案是被通過了，可是圖案如何設計，骨架如何拼湊，裝置如何進行……却仍懸而未決，此其二。對方的面貌並不模糊，然而老百姓却無辜成了犧牲品，這不能不是塗抹不掉的遺憾；所以民主之及早實現與和平之及早恢復

立 春 前 後

轉載：「創世」九，十期合刊



前幾天，雪花飛舞，朔風呼呼，我冒着襲骨的嚴寒，去訪問一位敬愛的前輩。室內的爐火融融，溫度至少比室外要高一二十度，我把外衣脫了，還覺得悶熱，加上久閉着的藥味霉味，使人窒息難受。這位先生，病了好幾個月，最近才逐漸康復，看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簡單的寒暄後，就提出久已埋在胸中幾個問題向他請教，以下是我們的答問。

客：先生對最近的時局怎樣看法？

主：這問題我正向你請教，病了幾個月，簡直與世隔絕了，最近醫生才准許看看報，

仍是自由主義者夢寐以求的，那末應有什麼具體可行的辦法？此其三。政治是複雜之極的一樣東西，人們除擇善固執而外，也應該以現實的眼光權衡利害得失與內外微妙的萬端變化，此其四。

自由主義者在其實際奮鬥工作的過程中，又須對此四點時時體察，妥善把握。

大公報認為「自由主義者既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該報一月八日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這實在近乎說笑話。自由主義者誠然不必先天存着「取而代之」的雄心，可是在必須挺身而出，担負神聖使命的時候，却不能畏葸不前，見義不為。自由主

然而一看到成就頭眩，真成了廢人了。

客：這倒不一是病態，我們不曾生病的，看了也常常頭眩的。

主：雖然，近時局的發展不清楚，然而歷史的進程，有固定的法則，逆着歷史齒輪走的人，當然不會有好結果，我們在去年前年估計到的局面，現在必然一步步已變成事實，或者發展得比預期的更甚。這是必然的。所以當前的種種，我們不必談，今天還是談談未來的遠景吧。

客：講到這點，我先要提出一個問題來請教請教，將來的中國，是不是容許自由主義者

義者也可以有他們的施政綱領。因為既然成爲一種主義，就可能產生賴以聯繫信徒的共同組織；「自由」並不排擠組織，自由主義者也並未喪失結社自由。自由主義者的命運，不容註定僅充當招標者的角色，他也可以是個投票人。

凡是從政或論政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二忌：一是忌空心，二是忌空頭。在提出主張之時，忌空心，應該完全站在「人民本位」，從正義出發，以大衆福利爲依歸，否則便是前文所述的冒牌；在認識事物之時，忌空頭，應該力求冷靜，發揮理智，否則也不過一時優遊於「烏托邦」的夢境而已。

余 觀 海

的存在，而他們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

主：怎麼忽然想起提出這問題？

客：因爲最近港滬的若干報章雜誌，對這問題已提供了很多意見。有些人，甚至已感到夾在中間，走頭無路了。

主：我們先應該確定自由主義者。這一名詞的定義。而要作這確定，更應先明瞭我們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從十七世紀產業革命以後，各國不斷發生流血或不流血的革命，革命的目的，不外兩個，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平等。政治的自由，更包括對內戰爭取民權，對外反抗奴役。這次

大戰以後，儘管帝國主義者和法西斯的殘餘還不願一切的掙扎，想恢復過去的秩序。然而人民世紀已出現了，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歐洲出現了許多新民主的國家，社會主義已在廣泛的試驗。不論進步的或落後的民族，人民的力量都已抬頭，他們的總目標，就是要摧毀奴役和封建，反對少數人把持的假民主，實現人民控制的真民主，反對少數資本家剝削的經濟體制，要求經濟上的真正平等。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落後國家，爭取解脫的困難當然更多，然而經過百年的奮鬥，特別經過抗戰八年的艱苦磨練，人民已普遍覺醒，革命的情緒已到了高潮。大家追求的目標，不是空頭的四強五強，更不是表面的改革，而要澈底清算帝國主義的力量，和國家封建殘餘的力量，而實現真正的獨立，自由，平等。

自由主義者不能自外於人民，既不在人民以外，也不在人民以上，他們所追求的，也應該就是人民所要爭取的目標。自由主義者不是受協派的代名詞。換句話說，所謂自由主義者，決不是不問是非，一執兩用中一地老站在中間的人。牆頭草，兩邊倒，動不動就遷就現實，變成過河卒子的人，固不配稱為自由者；坐在沙發上談民主，和站在斷頭台上只為追求一點一點的改良或「進步」的，也同樣不配稱為自由主義者。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也不一定總是不滿現狀而和政府處於對地位的，假使政府真是民主了，現狀真已符合一般人民的希望了，自由主義者正應貢獻其聰明才智，何必故意唱高立異，自由居於另一階級？

所以，就後的目標而論，中國只有一條路，無所謂中間路線。在維護滿清和革命者之間，主張新論和君主立憲，是中間路線，然而決不是自由主義者。在主張推翻獨裁軍閥和擁護現狀之間，提倡改良主義和好人政府的人，走的是中間路線，然而決不是自由主義者。中國所要達成的總目標只有一個，自由主義者追求這目標的意志，應該比任何人更堅決。因為他們和人民是呼吸生長在一起的，

人民的要求，就是他們的要求。同時，也正因為他們和人民打成一片，所以要注意一般人民的痛苦，每當大局變遷一力的角鬥一正在烈性的關頭，自由主義者總想儘可能減輕人民的犧牲和苦難，而無損於目標的達成。

客：在現階段中，自由主義者有什麼路好走呢？

主：當然有，而且寬得很，應該隨時喚出人民的呼聲，發揮人民的力量，力求減輕犧牲，明真偽是非，防止權力的濫用。

客：政協決議已被拋棄了，有人說，自由主義者還在懷着一股幽情，先生以為怎樣？

主：政協本來是選就現實解決時局出的一條勉強的路，並不是自由主義者所理想的大道。這一條路有人一開始就不願意走，有人到現在也已認爲不夠了。在人民立場看，既有大路可走何必一定要懷念這羊腸小道？

客：戰爭是總要停的，戰爭結束後，如何走上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的大路呢？

主：後當然還是要走協商的路，政協的決議固然事過境遷，而它的精神還應該保持的。我以為過去政協的失敗，原因在只有政黨的參加，而沒有人民的直接參與。將來的會議，除掉各民主的政黨外，真正人民的代表，如學生會和工商團體的代表，當然不是用的一都應該參加。在這會議上，決定聯合政府的產生，和憲法如何制定，以奠定民主政府的始基。這些根本的問題，民主的政類今天就應該大膽提出，自由主義者更應本人民的立場，提供合理的方案，以求國是的確定。

客：領教得很多了，先生的精神雖尚未復原，態度到是很樂觀的。

主：當然，我們這些無黨派的人，應該永遠是樂觀和堅定的。今天的中國，雖然還亂糟糟，然而底流是向前介進。這幾天雖然寒風襲骨，立春究竟已在眼前了。可惜久病沒有看書，什麼材料都不能引用，現狀也瞭解得很，只能粗淺地談些直覺的意見。希望下次你來時可以談得更具體一點。

當我披上外衣辭出時，一陣戰抖，原來外面的雪花已飄得更大了。

面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二十二期

編輯發行者 知識與生活社

印刷者 五洲印刷廠

本市總經售 新實書店

天津總經售 華昌書報社

外埠代銷處

-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 南京 正風圖書有限公司
- 成都 光明書局
- 西安 康寧書報社
- 昆明 華中圖書公司
- 漢口 知識書店華昌書報社
- 天津 黃河書店復興日報社
- 太原 益豐印刷局
- 唐山 東南圖書公司
- 杭州 南風書店
- 廣州 長風書店
- 廈門 天風書店
- 通化 東方書店
- 濟南 新潮書店
- 九江 文藝供應社
- 桂林 青年、新生、文化之家
- 歸綏 國際書報社
- 張川 察省青年文化服務社
- 揚州 東北文化實業社
- 永泰 永泰祥書報社